

New Young Scholars 2018/19

第六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簡介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乃本院於二〇一三至一四年度發起之項目，旨在鼓勵本院同學了解書院的使命及精神，獲得全人發展，成為一個了解當代社會並具備領導才能的年青人。本計劃開放了全體新亞學生申請，學系不限，每年名額十至十二位。獲選同學有機會參與內地或台灣的歷史考察活動，一系列溝通及表達技巧培訓、文史哲藝術工作坊及各類書院活動；同學亦有機會擔任書院大型活動司儀及參與書院會議，作為書院對外對內的溝通橋樑。

完成計劃及表現良好的同學，將獲冠以新亞青年學人名銜、獲頒發證書及獎學金以示鼓勵。

本計劃自成立起，蒙林子超先生和黃靄兒校董慨捐襄贊，林先生並出任義務導師，於同學之知識和修養，多有指導，又為多項活動擘劃奔走，四處聯絡，學人方有機會各處參觀，增廣見識。本院謹此向林先生與黃校董衷心致謝。



參加者名單

姓名

(下圖左二起)

學系

連尉君	Regine	政治與行政學
郭曦文	Heiman	內外全科醫學
鄭海影	Shadow	食品及營養科學
曾樂檳	Ben	歷史
馬屬真	Tiffany	藝術
林翠碧	Carrie	統計
劉君楹	Joanna	中國語言及文學
梅曉澄	Agnes	生物化學
連綺敏	Winnie	英文
梁子俊	Handsome	計量金融



第六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18/19

計劃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27/7/2018	計劃介紹會暨互相認識午餐會	計劃介紹、自我介紹、互相認識
30/8/2018 - 2/9/2018	廈門金門歷史文化考察團	參加由丁新豹博士主持之實地考察
7/9/2018	考察團後分享會	由黃浩潮校董主持
9/2018 - 3/2019	參加由計劃贊助人兼義務導師林子超先生主持之分享會	講題包括文史哲知識、宗教文化體驗、中國藝術與音樂欣賞、歷史文學作品賞析，以及近代文化界名人逸事等
6/10/2018 13/10/2018	表達及司儀技巧訓練	由香港資深傳媒工作者吳明林先生主持及指導學員表達及司儀技巧
18/10/2018	青年學人計劃 2018/19 交職晚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書院將頒發結業證書予第五屆青年學人· 書院將頒發委任狀予第六屆學員· 第五屆青年學人回顧及分享· 第六屆學員自我介紹及分享活動展望
19/10/2018	古琴養生文化分享	由李春源博士主持分享
28/10/2018	墳場導賞	由丁新豹博士主持之實地考察
10/2018 - 4/2019	書院學術講座系列： 1.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2. 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 3. 新亞當代中國講座 4. 新亞儒學講座 5. 新亞書院文化講座 6. 任國榮先生生命科學講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擔任司儀或出席聽講· 參與各公開場合、午餐或晚餐聚會，與講者及相關教授交流
11/2018 & 1,3,5,7,9/20 19	新亞校友會定期聚餐	出席聚餐並與校友會成員和嘉賓交流



24/11/2018	參觀黃大仙祠	深入黃大仙不開放予公眾之區域，並與道長交流
30/11/2018	研究中國歷史方法分享	由黃浩潮校董主持分享
22/12/2018	聖誕派對	由計劃贊助人林子超先生及黃靄兒校董主持
18/1/2019	中國書法導賞／分享	由徐沛之博士主持分享
1 & 8/3/2019	平仄及對聯教學	由何文匯教授主持教學
12/4/2019	中國哲學分享	由吳啟超博士主持分享
全個計劃期間	新亞書院校史展籌備工作	學人負責籌備，校史展於 2019 年 9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於新亞中學舉行

不定期活動

參與《新亞生活》、《新亞校友》對外訪問及撰文

參與由副院長及輔導長主持之研討會、書院會議、委員會會議，以及書院活動

於各類型書院活動中擔任司儀

- 與校友交流 / 認識新亞
- 中國文化活動 / 學術文化講座
- 培訓 / 工作坊
- 其他
- 學人籌劃活動

活動後感

新
學
期

林子超先生讀書會感想

分享一：新亞精神（2018年9月21日）

■ 郭曦文

After our eventful Ximen, Jinmen excursion and its follow-up activitie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we met together as a group with our benefactor, Mr. Roland Lam. This year would mark the increased involvement of Roland, in the form of monthly 'reading sessions' where we would be assigned a topic and be asked to research and read up on it or be given a set text or excerpt to express our views on. And this first monthly reading session would revolve around the topic of the 'New Asia Spirit'. Roland had, through Koey, provided us with a selection of articles, written by alumni of New Asia from different eras for us to gain a snapshot into New Asia College's past and the New Asia Spirit, in the words of our upperclassmen.

My first realization upon printing the document to read was the sheer volume and complexity of Chinese. My obvious weakness in the language was painfully apparent and it probably took me twice as long to read the articles compared to the other New Asia Scholars. My lack of background in Chinese though and philosophy only made matters worse with one article dense in comparisons and quotations to historical texts. I had to resort to reading the articles with the help of my father who would explain the concepts to me in easier-to-understand verbal Cantonese.

In the time spent reading the articles before the reading session, the article which titled quoted the college song made a lasting impact on me. Written by a Chinese graduate of 1995, I resonated

most with its mention of the New Asia Office staff. Although my financial situation is dras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writer, I too, have felt the compassion and kindness of the New Asia Office staff, albeit with more seemingly more trivial things. Over my time as a New Asia student, as I joined more activities and got to know more staff on a name-by-name basis, with Mr. Nixon Fok after the New Asia Yale Community Service Exchange, to Ms. Amy Yip after my countless applications to lessen the burden on my parents to fund my exposure to medicine outside Hong Kong. Mr Jack Wong after my participation at the New Asia College Summer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al Exploration Programme at Kyoto Sangyu University. Ms. Michelle Ho with my applications for hostels and inquiries. I have, over time, become friends with many of the staff and the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program has only increased my network within the college.

Meeting the other young scholars and Roland for our reading session, Roland surprised us all by backtracking and commenting that one of the articles was too dense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ould not be discussed. I had spent much time deciphering it with my father, but its elimination was welcomed. We shared what it meant to be a New Asia student, and delved into an exploration of New Asia College before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Ma Liu Shui.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poverty and hardship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nt through to continue education contrasts starkly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Sleeping

on the staircases, piling into cramped classrooms, the thirst of knowledge was clear through the pages of these articles. With the help of the Yali Association, monetary issues became less severe. And from its humble roots, New Asia College blossomed and walked into the 21st century.

Sometimes I wonder, would my university life be better if I had been accepted by a college that was more accommodating and English-centered? Amidst the low hostel placement percentage and the lack of an entrance scholarship for my decent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score, the mediocre college location (though a beautiful campus) and the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exchange opportunities (though each student they support receives quality exposure and each student is well funded); I believe it was somewhat destiny to be a New Asia student; with my father and aunt both graduates of the college in the late 80s, I guess I'm sort of continuing the family legacy and when/ if I do have children, I wonder if they would choose New Asia College if they ar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分享二：朱棣文與陳寅恪（2018年10月5日）

■ 梁子俊

是次讀書會圍繞兩條短片和一個文本，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五日舉行。兩條短片分別有前任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2009年在哈佛畢業禮的致詞和北大國發院教授2017年在北大國發院畢業禮的致詞；而文本則是文學家陳寅恪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上冊審查報告。

朱棣文在他的演講中提出三個建議：其一，感謝幫助你一起獲得成功的人；其二，培養出慷慨大方的性格；其三，在進入社會的這一新階段跟隨並保持你的熱誠（follow your passion）。他勸勉學生要有追求（pursue），要令世界不同（making a difference）。

讀書會間，林子超先生分享到，朱棣文的弟弟朱欽文也是一個傳奇人物。回家后上網查了一下，果不其然，朱欽文（Morgan Chu）是全美最有影響力及最成功的出庭律師之一，也是少數在美國大律師事務所居首的亞裔律師。他雖在高中曾中途輟學，但後來不僅在25歲時完成五個學位，跟在1971年分別將碩士、博士學位一並拿到手，並到耶魯大學獲得另一個碩士學位，1976年在哈佛獲法學博士學位。

張維迎教授以《自由是一種責任》為題，指出有自由才有創造力。他舉出在1500年之後500多年全世界838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中國。這個問題源自中國的體制和制度。因此，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

陳寅恪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上冊審查報告有助我們正確看待歷史書籍，他提出的重點：要以書籍當時的時代背景看待作者對歷史的看法及真確性。

對於這些觀點，我都非常同意，大學生作為未來社會的中堅分子，有帶領社會前進的能力和責任，對此大學生要有意識，更要身體力行，在人生的追求上堅持並保有熱誠，回饋社會。另外，同樣大學生要對社會風貌、環境起正面作用，因未來的社會發展如何取決於現今年輕人本身。社會、科學的發展需要創造力，需要創意，而創意需要空間，需要自由，需要有更好的制度。在這次的讀書會中，我獲益良多，也更深刻意識到身為大學生身份的意義和責任。

分享三：西南聯大校歌（2018年11月23日）

「動心忍性希前哲」
——讀翟志成〈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考辨〉後感

■ 曾樂楨、連尉君

「1938年11月24日校歌校訓委員會呈西南聯大常委會函所附之校歌歌詞，歌詞為馮友蘭手書，原件藏於北京清華大學校史檔案室。」收入翟志成，〈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考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6（台北：2001.12），頁228。

在11月底的讀書會上，林子超先生為諸位學員安排閱讀翟志成先生大作〈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考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頁167-233）。這篇近七十頁的學術論文旨在為西南聯合大學校歌歌詞作者的論爭蓋棺定論，通過西南聯大的檔案文獻、師生日記、回憶等原始史料，特別是馮友蘭先生在文革期間的交代材料，得出馮先生為歌詞作者的結論。

論西南聯大校歌歌詞前，或先交代西南聯大之背景。當日日軍侵華，氣節之士奮起出走以保他日中興我國文化之基礎，特別新亞書院創校人之一錢賓四先生以其忠烈愛國之心，帶領莘莘學子漂泊至雲南。最終一眾有識之士成為中國歷史上首批南渡而成功返北者，惜北歸時仍保初衷之士已寥寥無幾。故此，西南聯大校歌歌詞於文學上，甚或乎歷史意義上均是無與倫比的。

而歌詞的論爭則源於1980年代初，隨著國內對抗戰歷史研究之解禁，學界對西南聯大的校史產生興趣。其時仍是戴罪之身的馮友蘭先生公開宣稱自己是西南聯大校歌作者，卻遭聲稱為西南聯大校歌作曲的張清常反駁；雖然馮氏以《朱自清日記》為證據，確認自己作詞的事實，但兩名清華大學校史專家在考證西南聯大校歌歌詞作者時，一面倒信納張清常的證言，以致後來論者多不惜乖離嚴謹求真的治

學精神，一味迎合所謂權威的定論。翟先生在文中表示當時自己集中探究馮先生的心路歷程及思想，遂基於其對馮先生生平與學思經歷的把握，參與這場歷史考證的論爭，「以求心之所安」。從大文字裡行間，我們自然可見翟先生為馮先生的仗義執言，以及對歷史真相的堅持。

翟先生這篇考證最精彩之處，在於論文第四部分「黃、張〈製作經過〉的嚴重失誤」，當中鞭撻黃延復、張源潛〈西南聯大校歌製作經過〉一文在歷史考證上所犯下的四個基本錯誤。該四點批評乃建基於下列四項歷史考證的原則：「考證者必須摒除個人的好惡成見」、「間接的和輔助性的外緣材料，只能作為直接的和關鍵性的核心材料的說明和補充」、不允許「只引用對自己的論證有利的部分，而故意忽略和抹煞對自己的論證不利的其餘部分」，以及猜測和推論「必須經過材料的實證和反證的雙重檢驗」。正如翟先生所總結，這四個原則體現出在探求歷史真相時，史德比史才、史識來得重要。這些原則固然是歷史研究者所務必恪守，但作為一個求真的有識之士，當我們處理日常生活及古今中外的各種資訊時，此理亦然哉！

林先生在讀書會上提到，他曾經讀過一篇關於西南聯大的文章，作者是國內一個知名作者，當中很大篇幅援引翟先生對校歌的考證，援引考證時卻以「台灣年青學者」草草了事。不知該國內作者在翟先生文中按圖索驥時，有否讀到第四部分？倘若讀到，又有否反思自己的史德？



校歌

萬里長征，辭却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
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編洒黎元血。儘笳吹，弦
誦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業興，須人傑。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
希前哲。待驅除倭虜，復神京，還燕碣。

分享四：王小波〈一隻特立獨行的豬〉（2019年1月25日）

■ 連尉君

在訂立讀書會主題以前，新亞學人計劃贊助人林子超先生已著我細讀〈一隻特立獨行的豬〉，唸過一遍，禁不著要詳閱數趟——作者內裡暗藏的意思似乎深不見底，有時甚至分不清是否自己的過度聯想。

文章內容留待大家細味，欲分享的是個人與學人之間的討論。文章提及動物如人一樣都會生活，飲食作息各有規律。而人類卻對生活作出各樣設置，然而很多人對著諸等設置安之若素，甚至忘卻自身的人生意義，以迎合大眾認可的所謂「生活」。

回想起自唸書開始，學術表現、工作機會、個人經驗、人脈關係、婚姻生活、生兒育女，甚至安老，人似乎都難以避免地出現一場競賽。這種種爭奪，往往來自我們對生活各個「客觀標準」的追求，作此番追求也許是基於大多數人默認了「設置」的需要。這份默認，或許是對生命的妥協，拒絕接受世俗的歧視目光，甚至不欲成為社會上的小圈子，標奇立異。

然而，多元社會中總有一部份人是敢於挑戰了無生趣的設置，甚或突破常人對生活意義的想像，有如王小波一直念念不忘的那隻特立獨行的豬。

在文章裡，不論作者或其他動物都很敬佩牠，或多或少是羨慕牠有拒紀被擺佈的勇氣。這頭豬活得瀟灑，卻被認定為「壞份子」，皆因牠會讓沉默者反思自己活著的意義，甚至對自由充滿幻

想。在領導人決心要剷除這個麻煩後，作者陷入內心的矛盾——他無法付上保護豬兄的代價，他恐懼後果，唯有默默地站在一旁，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尊敬的勇士奮力逃亡。

他日再見，豬兄已長出了獠牙，與作者之交情再也不如當初。作者表示的痛心，也許同時是出於自己的懦弱與恐懼。一旦默認了設置，就會有人捍衛；捍衛的人是因為習慣，習慣了的人卻永遠不知道設置生活的另一面是能活得如何的精彩。

有時候，人難以得知心中追求的烏托邦，只有苟且於眼前生活的根本。王小波讓我們認識了這頭「特立獨行的豬」，在混沌中堅持捍衛自己的尊嚴與權利。最後看看作者的背景，您便會明白豬兄的意義了。



是次讀書會我們主要閱讀和探討了王小波的作品《一隻特立獨行的豬》。文章敘述了作者插隊時遇到的一隻肉豬，他與其它被設置好命運的豬不一樣，它從不安分守己，喜歡到處亂逛，模仿汽笛的聲音，被領導視為破壞份子。指導員帶人拿槍捕它，他勇敢反抗、成功逃走，成為一隻難得一見，逃脫束縛，得以自由自在的豬。作者羨慕豬兄的勇敢，對這種追求自由的精神自歎不如。

「對生活做種種設置是人特有的品性。」生活中，有許多人設置的條條框框。從小長輩、朋友、社會，都會出於所謂「為你好」的出發點開始幫我們設置人生。小時候，父母幫我們選擇學校，希望我們在一個好的環境下成長。當我們漸漸長大，有的人習慣了父母的安排，不僅學校，就連主修的科目、朋友的種類、職業、對另一半的選擇，都聽從父母的安排。這樣的父母是自私的，他們不懂得放手，將自己的孩子製造成承載他們希望的工具。而這樣的孩子，也白費了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失去了自主意識，只是一味遵從照辦，這樣的人生就像是一早準備好的劇本。不只是父母，生活中許多人都猶如先知一般，他們提早告知那條路更好走、哪個人更值得往來、哪個職業更有前途。或許我們很難逃出所有的設置，畢竟我們依然生活在這個人來人往的社會中，所以我們可能需要犧牲一部分自由，來融入這個社會。王小波筆下那隻豬，在如此高壓、階級分明的社會，依舊可以特立獨行。我們也需要具備做自己的勇氣，有對自由的嚮往。

感謝林子超先生選擇了這篇作品作為讀書會的篇章，讓我們有機會可以探討文革時期中國的社會狀況，以及反思如今我們是否依舊生活在別人的設置之中。王小波的作品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帶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讀書會上，所有的學人都說出了自己對這篇文章的看法和見解，雖然是同一篇文，大家的切入點和聯繫到的事物都不一樣，使這次的討論可以從更多的角度出發，也令我有更多的思考和收穫。

分享五：楊小凱與葉企孫（2019年2月22日）

■ 梁子俊

是次讀書會圍繞楊小凱與葉企孫為題，自行搜集資料並開放研討內容。

楊小凱，著名經濟學家，提出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曾兩度被提名諾貝爾獎。葉企孫，著名物理學家、物理教育家，是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這兩位學富五車、有著重大貢獻的中國近代學者卻很少有人提及，因他們經歷過一場社會運動的洗禮，被歷史洪流淹沒。

楊小凱父母在文革時雙雙被打倒，面對屈辱、憤懣，他加入了「造反派」，19歲時寫了一篇名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主張徹底的革命，被判刑十年。在監獄服刑期間向與其共同關押的大學教授、工程師等人學習了大學課程，包括英文、微積分等。1979年出獄後，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一年，後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畢業後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習，1988年被授予博士學位。1990年被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聘為終身教授。

葉企孫畢業於清華學校，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物理，1920年入讀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回國後被應聘為清華學校物理學副教授，物理系主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此後一直是清華大學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而作為熊大績導師的葉企孫，被誣衊為國民黨在清華的核心人物，被北大紅衛兵批鬥、關押、停發工資，並送往「黑幫勞改隊」。葉企孫曾一度精神失常，產生幻聽。

無疑，楊小凱與葉企孫是中國近代出色的學者，理應有很好的發展平臺，然而在那個年代，功過是非不在於曾經的付出貢獻，或實事求是的證據。楊小凱論證指出文革的荒誕，落得十年牢獄之災。葉企孫培養了一批包括李政道，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等中科院院士及「兩彈一星」元勳在內的中國頂尖科學人才，可是最後清華為葉企孫立碑也被禁止。

他們兩個只是那個時代下眾多不幸例子中的個例。事實上中國並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一個安穩、不牽涉政治的科學研究環境。想想看，如果中國沒有經歷文革、知識分子沒有要上山下鄉，中國會有怎樣的發展和進步？



分享六：論人才（2019年3月29日）

■ 鄭海影

今年年初，一個正在攻讀北京電影學院博士學位的演員因涉嫌學術不端，引起了軒然大波。在輿論壓力下，他只能選擇為他的行為道歉。好好的一個「人才」最忌諱「作假」一詞，他除了要退學外，還需要承受名譽掃地的後果。

若將「人才」拆解，可分為「專才」和「通才」兩類。我認為中小學時期，我們除了要學習中英數通四門必修科外，還要學習歷史地理科學等科目，這種教育的制度容許我們全面發展，朝著一個成為「通才」的路上發展。也因此，我們能瞭解不同的學科知識，從而找到自己感興趣的科目，這些科目或者會成為我們的選修科，或許會延續下去成為大學時修讀的主修科，或許會成為升學的踏板，作為我們修讀未曾接觸的學科的基礎。而當我們擊敗了部分的同輩，考上大學後，每個人都擁有了自己的專業，大學匆匆四年，我們在自己所謂的「專業領域」的知識也是十分有限的。成為一個「專才」尚如此困難，更何況「通才」呢？

很多本地的學生認為中大開設的通識課很多餘，是浪費學分，浪費時間的課程，他們認為還不如把這些時間花在鑽研自己的主修科上。而我卻很慶幸自己能在中大讀書，有機會能接觸除主修科以外的知識。我很喜歡當代作者周國平說過的一段話，他說「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詩，酒，哲學，愛情，往往無用。吟無用之詩，醉無用之酒，讀無用之書，鐘無用之情，終於成一無用之人，卻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我認為「無用之用，是為大用」。儘管這些課程只是讓我瞭解了基本的知識，也無法因修讀了短短一個學期的課程就能培養我成為一個「通才」。但是從中，我發掘了其他的興趣。這些額外的知識能讓我們在與他人聊天的時候，提供了更多的不同的見解和話題。

學人活動感想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Inauguration Dinner of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演講技巧工作坊

(2018年10月6及13日)

■ 馬屬真

連續兩個星期六，吳明林先生帶領青年學人們進行表達及司儀技巧訓練。他憑著豐富的公開講話經驗，簡單扼要地點出演講最主要的三個部分：引子、意念和強而有力的結論。更重要的是，講的要是心底話，因此，無需讀稿，頂多用幾張索引卡記下內容要點，並應離開演講台，和觀眾多作眼神交流。如果講的是學術內容，就要抽取和觀眾生活內容有關的部分，要 make things simple, but not simpler。吳明林先生清晰的解說，配以幾段影片示範，讓學人們都在短時間內掌握基本演講技巧。

不過在技巧以外，他分享的心態讓我更為受用。他說要表現得自然就要講心底話、離開演講台，我想背後是一個「真」字——真摯、真誠。即使內容未必全都屬實，但起碼感情是真實的。當講者由衷渴望分享內容，不管是想發表一個新的理論，還是要呼籲觀眾參加某個行動，聽者定能感受到其熱忱。當然，如果演講中加入個人經歷，我們就更能像平時聊天一樣自然表達。

這對我是莫大的提醒，讓我意識到自己準備演講時，總是過於著重於演講「演」的部分，去想自己手的擺位會不會奇怪，站姿會不會怪異等，當然，有些細節如果能適當調節和控制，能為演講錦上添花，但我似乎只是過於在意別人的眼光，害怕面對批判，而忘記了演講的本質是要熱衷去表達意念，忽略了「講」的部分。於是在第二週，我本著

要「真」的原則，選擇分享親身經歷的故事。短短三分鐘，我講述自己如何受到陌生人不求回報的幫助，怎麼受其打動，且後來找他們感恩道謝的經歷。我自己每次提起這個故事，都總會有些感動，所以我希望青年學人們也會受其感動，並會學習無私助人及感恩回報，也算是實踐新亞「多情」的精神。結果，其中一個聽者眼泛淚光，結束後她告訴我我很喜歡這個故事，我想「真」果然是演講的奧妙。

其他青年學人們也都分享了一些生活上的故事，例如受到國際生室友的文化衝擊後，更尊重不同文化；扒龍舟捱苦、埋怨後，學會了堅持；或是平日自己在香港歷史建築之間「神遊」的樂趣。而吳明林先生也非常用心的回應，不僅評估我們的演講技巧，也分享了自己的生活體會，甚至推薦了一些書籍。

其實，處處都能見吳明林先生的用心，就連作演講技巧示範的影片，其演講內容也富啟發性（例如何韻詩講自己屢敗屢戰的精神），可見這兩節課的教材都是精挑細選的。吳明林先生毫不吝惜、非常真心地和我們交流，我們自然也得益不少，非常感謝他。

善於言辭者，往往來去自如、從容遊走於各個場合之間，交談之間，或動之以情，或曉之以理，總令人覺得其言語流暢之餘，更叫人信服。然而，說話與演講，交流與交際，終究有其差別。

相較於日常講話，演講更似一種需具備感染力的表演，形式上要較平日有張力，內容則需簡、要、精。雖不致於叫人每每拍案叫絕，但也需盡可能絲絲入扣，以求打動人心。吸引觀眾的注意是演講中重要的一部分，故大可在其內容方面花巧思，令整篇演講精要獨到而不失其幽默之處。此話說來長，其要義似是訴之不盡，便不在此一一嘮叨。

總而言之，十分感激是次學習機會，感激吳先生讓我們學習演講技巧的同時，給予我們機會實踐，真正在眾人面前演講，令人思考了很多平日未曾細思的演講功夫問題，亦釐清了很多往日的疑慮。畢竟很多時候，都是構思起來容易，實踐來難。尤其是並非每一位都天性擅長於表現自己。單是這份自信，已屬一難。儘管是次工作坊有其難度，但可謂獲益良多，學習過程易不乏趣味。

「我盡可講，你可願聽？」這已是演講的一大學問。

傳媒經驗豐富的吳師兄 我們講解演講技巧，使我瞭解到口齒伶俐的重要。一個優秀的演講者其實就是一個 故事的人，除了表達內容，更重要的是感染力。感染力幫助講者「演」繹內容，使得「講」話內容更加在聽眾心裏留下深刻印象，鼓勵他們思考演講內容。看到吳師兄當年主持首次「城市論壇」的淡定從容，相當佩服。感謝吳師兄的寶貴指導。



溝通和表達能力，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上至政府高官，若缺失溝通和表達能力，則無法跟同僚、市民有效溝通，溝通的橋樑一旦崩塌，嚴重者可致失信於民，孤立無援，出現管治危機。下至平民百姓，若掌握一定的溝通能力，可使萬眾齊心。一個人的聲音是微弱的，但若集合大多數微弱的聲音並清晰地傳遞出去，則人民所願，全世界皆可聽清。

我是一個不擅言辭的人，很幸運能通過新亞學人計劃，參加兩次的表達技巧工作坊。有幸得到資深傳媒工作者吳明林先生的指導，讓我知道當所講述的內容是空泛虛假的時候，無論有多少演說技巧，也難以打動聽眾。學會如何真誠地說話，才是為人處事應具備的基本品質。

吳師兄分享了許多他在中大讀書時的趣事，還有他主持《城市論壇》時的感想，為人風趣幽默，讓人感到親切十足。工作坊共分為兩次，第一次工作坊中，吳師兄傳授了一些演講的基本技巧，例如敢於從演講台走出來，注意語速和停頓，保持與觀眾的眼神接觸等。吳師兄指出動人的故事是演講成功的關鍵。所以，演講不能只有空泛的口號和大道理，一定要配以個人經歷或是他人的故事，才可以給人留下印象。經過第一次的講解之後，第二次的工作坊來到了實踐的環節。吳師兄讓我們每個人都做一次演講。對平時比較少有公開發言機會的我來說，內心還有一點小緊張。雖然自己講得有待提高，但可以看到其他成

員認真演說樣子以及得到吳師兄的建議，是十分寶貴的經歷。聽了每位成員要傳達出來的不同信息，有關於生活感悟的、歷史的、教育的，每個人的演繹方式不同，內容也十分獨特，也讓我有不同的反思和收穫。不禁感慨，說話之道實在令人著迷，如何讓我們的聲音變得更有力量，更能反映出自己想表達的，大概這是一門每個人都必修的課程。

這次所學到的說話的藝術，讓我意識到表達和溝通能力的重要性。相信以後的工作和生活中，可以運用的機會源源不絕。在此再次感謝吳師兄的指導，令我受益匪淺。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交職晚宴 (2018年10月18日)

連尉君



有幸成為第六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之學員，在交職典禮上見證第五屆學人學有所成，且在他們手上「接棒」延續新亞精神之承傳，實在是份外高興！我始終認為參加此計劃為最有效認識新亞精神之途徑。「新亞精神」四字連繫了這接近七十年的莘莘學子，亦為新亞人之一大共鳴。縱然大家在不同時空出現，卻凝聚了一份「情」。

由昔日到今天，新亞精神講求的都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如何在當代社會中實踐儒家精神文化，繼承中國傳統道德價值。簡單來說即實踐「知識分子的道德」。有如學規所言，知識的增值不僅為學業、事業，反而是要修養內在性情，方能做到「齊家、治國、平天下」。

猶記得初入學時，李學銘教授非常強調一點：生活在不同年代的新亞人一樣會面對各自的困難，只是性質不同，所以新亞精神是不會過時的。更重要一點，新亞精神並非門戶之見，任何人只要認同中國傳統文化，不以中國人為恥、有勇氣，均可擁有新亞精神。為此，我視新亞學人之使命不單止在書院薰陶下對新亞精神多一份瞭解，更是要令新亞

精神此種傳統文化精髓發揚光大。

「新亞學人」既為書院學生代表，某程度上是擔當一個「大使」角色，帶領其他新亞同學，一同反思「新亞精神」在當今社會之意義，並在正確的方向加以實踐。感激新亞書院、青年學人計劃贊助人林子超先生以及校董黃靄兒女士，為提攜新亞學生不遺餘力—提供一連串與中國文化有關的活動，從而讓每屆新亞學人攜手去延續先賢成立新亞書院，盼求中國知識分子長成的模樣。

然而，我加入此計劃之遠景並非單單我一個人，或是每屆的十位新亞同學，反之是與一眾新亞人有關。他日我們踏出社會，再將新亞書院從成立到今天依然強調的精神、原則、理念、理想等，身體力行去感染身邊每一個人，這樣才不會辜負先賢與書院對我們之期盼。有如第五屆學人給我們的叮囑——「無懼」與「前行」，於弘揚中國傳統文化路上繼續努力做好傳承的工作。

活出新亞精神，是一生人的磨練。就讓我們在過程中，使知識轉化為修養；在亂世中堅持成為活的完整的人，以達成做人之最高旨趣，最後貢獻於我們敬愛的社會。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古琴養生文化分享

(2018年10月28日)

■ 郭曦文

As a medical student, topics regarding health have always intrigued me, let alone something that integrates Chinese culture into bettering our health. And our speaker precisely integrated guqin with health cultivation to demonstrate the unique place music can have in our lives.

Dressed in traditional clothing our speaker, Dr. Li Chun Yuan (李春源博士) walked in gracefully carrying his instrument in one hand and his USB containing the material for the day in the other. He placed his guqin on the table and proceeded to give u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guqin and what its material and exterior can tell us about its history and purpose. Traditionally favoured by scholars, it is now generally found with 7 strings after being standardised but in the past have been made with 5 or 10 strings, with guqin like instruments with more than 10 strings having been found.

But before delving into the content of his sharing, let me first introduce him. An architect by profession, he is neither a musician nor a doctor by trade. This holds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me as it is evident once again that one does not have to gain their bread and butter from the field to enjoy and be respected in the field. Many things can stem from bring interests and be taken up or continuously pursued alongside one's main profession. Alike many of my classmates with a burning passion in music, they have managed to work music into their lives alongside medicine. And I, someone who has yet to find their 'one true passion' or has too many passions there appears to be a need to boil it down to a smaller more manageable number of passions.

Guqin is an art of the scholars and so when talking of cultivating one's health, it appears to do more than in the sen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to working with the body to maintain its functionality, rather it also cultivates the mind; to mold one's character individual spirit and

moral purity. The guqin is important not only for the musical education but the ethical cultivation of a person as a whole, in fact, the guqin can be argued to be more significan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one's character and disposition, over musical knowledge of skill. This is reflected in modern day society, with parents often opting for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an instrument. Alike scholars of the past, it appears that developing musical skills may not be the main objective, rather the dedication, tenacity, perseverance associated with cultivating a skill may be the main goa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on cultivation of health, Mr. Li Chun Yuan opened with a comment on how sleep can be improved with listening the guqin. As someone who constantly feels under-rested even with adequate (often reaching 8 hours) of sleep, my interest peaked. It turns out, different types or modalities of guqin music is suited for sleep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day and for different people seeking to resolve different issues with their health. At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section during our meal together, I enthusiastically enquired about what specific melodies would be suitable for me personally and quickly found one on Apple Music (憶古人 yiguren). Eager to try this magic in myself, I attempted to play this music when bringing myself to sleep and it was evident that my sleep latency was reduced. I wouldn't dare say that this has proven its efficacy, but I would conclude that such music does work for me, albeit a little boring to listen to over and over again with a rather limited playlist available on Apple Music. Perhaps, it is time for me to venture out and try some other guqin music.

All in all, the sharing by Mr. Li Chun Yuan not only intrigued me from its title from the onset, it also proved to deliver a key message and open different channels of thought into my thinking about music, health and passions in life.

墳場導賞

(2018年10月28日)

忠骨有幸埋香江

—— 跑馬地香港墳場考察記

■ 曾樂楨

跑馬地固然以馬場聞名中外，但在馬場周圍，卻是一片片寧靜而充滿歷史感的空間；這些空間英文名曰 Cemetery，當目睹內裏古樹參天、鳥語花香，相比「墳場」，「墓園」似乎更適合形容這些空間。舉凡殖民地墳場（又曰香港墳場）、天主教墳場、巴斯墳場、回教墳場與猶太墳場。這些空間均是香港開埠後最早設立的墳場，單從早期墳場的分類，足見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旋即成為一個種族多元的城市。

筆者過往亦不時漫步於跑馬地，乃至歌連臣角、赤柱等地的墳場，往往旨在花木、雕塑和碑銘中尋覓心靈頃刻的安寧，即使是探尋舊時名人的安息地，亦往往志在隨緣（筆者曾經闖入巴斯墳場，走到中途赫知墳場不對外開放，所幸在守墓人驅趕前，找到了麼地與律敦治這兩位早期巴斯商人的墓地）。在2018年10月底，有幸與一眾現屆與去屆新亞學人一同考察跑馬地殖民地墳場；與過往獨遊墳場不同，這次考察邀得丁新豹先生為我們進行導賞。丁先生作為本地歷史學家，對墳場研究情有獨鍾，並曾研究入葬殖民地墳場的香港與中國近代歷史人物，以及散葬於香港不同墳場的辛亥革命人物。故此，得以在八月福建金門考察團後再向丁先生問學，誠與有榮焉。

墳場所在地早在1841年即有英人下葬，並在1845年正式成為新教教徒的墳場，是為香港最早的墳場。下葬於殖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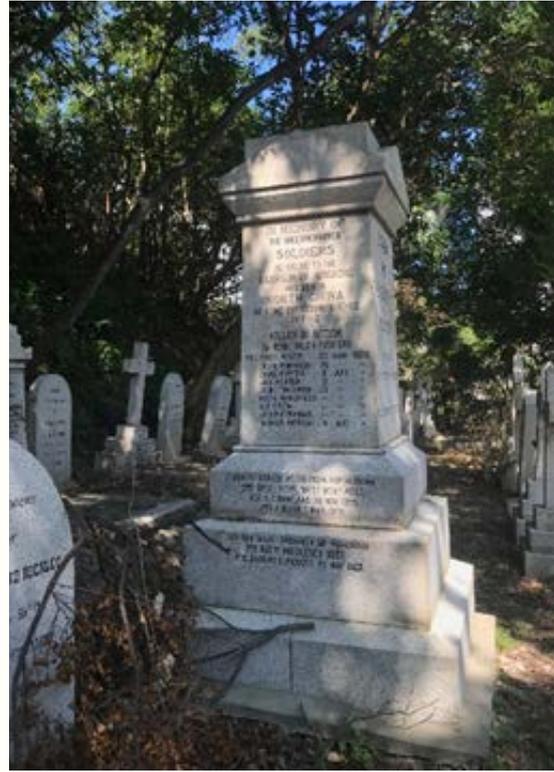
地墳場的西人，不乏二次大戰前地位顯赫的官員、商人、傳教士等，包括創辦香港第一所女校的美南浸信會女傳教士叔何顯理女士、曾任殖民政府撫華道的信義宗傳教士郭士立、中央書院創校校長史釗域、何東爵士及其元配麥秀英女士、遮打爵士等。在鄰近香港仔隧道的一角，有一株由香港日本人社群所種的櫻花，皆因附近一帶葬有數以百計戰前在香港的日本居民。在八月及十月兩次考察中，丁先生都將墓碑以外的故事娓娓道來，包括行政局在遮打爵士去世後旋即安排墓地，使其遺體能順應亞美尼亞習俗，在一日內完成下葬，以及下葬在何東伉儷墓旁的僕人區成璋女士之故事。這些發現與故事往往是獨自考察所容易忽略的。

此外，殖民地墳場內的石碑亦有不少關涉中國近代史。墳場內有不少紀念英國軍艦及官兵的紀念碑，當中起碼有兩塊分別紀念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八國聯軍的英兵。與此同時，墳場內亦葬有一些在香港史或中國近代史上知名的華人，包括被清廷暗殺的革命黨人楊衢雲、曾任立法局華人議員的何啟爵士、首位畢業於史丹福大學的華人鄭華汰、東亞銀行創辦人之一簡東浦等。據丁先生的觀察，得以下葬殖民地墳場的華人往往要符合三個條件：英國籍、基督徒及接受西式教育。筆者在這次考察後一星期，亦考察過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舉凡唐紹儀、蔡元培、周壽臣、馮平山、鄧志昂等，葬在該處的華人都不屬上述三類，而多屬民國名人，以及戰前香港的華商望族。這反映出香港在英國殖民的背景下，有意無意間保存中國及華人歷史的相當部分。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紀念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左）與八國聯軍（右）英國官兵的紀念碑。

觀乎 1949 年後中國在歷年的政治鬥爭下，不少記載中國近代史的墓地與紀念碑，往往因各種「污名」而難逃毀壞的厄運；似乎只有下葬香港或海外的人物，其安息之處方可善終。丁先生因此

在考察尾聲，以其大作《香江有幸埋忠骨》的書名引伸出一句判語，曰「忠骨有幸埋香江」。此言甚然！



眾人在何啟墓前合照



■ 鄭海影

在傳統文化的薰陶下，提到墳墓或墳場，讓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明重陽一家大小去掃墓拜山，起到一個「慎終追遠，思念祖先」的作用，同時亦能聯絡族人，有子孫團聚的意味。但在中西文化交匯之地的香港，墳場記錄的不僅僅是個人的生死存亡，更是那時候香港開埠初期的社會的歷史見證。為什麼這麼說？

在丁新豹博士的介紹下，我才瞭解到這片墳場是由幾個墳場組合而成。跑馬地天主教墳場與回教墳場及香港墳場，印度墳場為鄰。而在香港墳場的靠南山坡還有日本人的墳墓。這些墳場下葬的人士有參與鴉片戰爭的英軍，有染上疫病而死的駐港英軍，有開埠初年的港府要員，從西方來的傳播福音的傳教士，孫中山先生的師友，逃難而來的猶太人，及對香港的建設有卓越貢獻的不同國籍的人，更有賣來香港當娼妓的日

本女子。無論他們身分尊貴與否，都靜靜地長眠在這片土地許久了。

在眾多墳墓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何啟爵士的墓地。特別之處是何啟爵士的墓地是夫妻墓，做到了夫妻之間「生同寢，死同穴」，他的墓碑左側是第一任妻子雅麗氏，右側則是繼室黎氏。此外，我十分佩服這個傳奇人物，因為他除了是著名醫生，也擁有大律師，商人和政治家的身分。他一生對香港的貢獻非常多，不僅為紀念亡妻雅麗氏而成立醫院，亦成立香港大學的前身——香港華人西醫書院，並親任講師，培訓本地醫療人才，其中一位便是有「近代革命之父」之稱的孫中山先生。同時作為商人的他，也不忘造福香港社會，與另一商人區德合資，創建了「啟德機場」，使香港的經濟像飛機一樣插上了翅膀，迅速騰飛。



香港墳場的大門外有一對聯寫道「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雖然有人指該對聯是用來「點化」跑馬地馬場大火中喪生的亡靈。但其實它說明任何人都無法逃離死亡的現實，所以是告誡我們要珍惜短暫的生命。

在飛速發展的今天，墓地對不同人群的意義也不盡相同，除了供子孫靜思憑弔，為歷史考古提供研究資料，更成為旅遊考察的地點，就像我們一樣，在遊墓園中，小心翼翼的窺探著前者的生平點滴，反思著自己的方方面面。

■ 梅曉澄

近日，丁新豹博士帶著我們一眾學人到香港墳場進行導賞。剛知道有這個活動時我是感到挺驚訝的，因為我對墳場的印象都是停留在小時候拜山的見聞，總覺都是一片愁雲慘霧，陰陰森森，又是煙霧瀰漫的，總是想盡快離開。然而在丁博士的解說下，墳墓的石碑好像不再陰森，反倒像一本又一本的故事書，默默地記錄著逝者的故事。

最令深刻的是，在那裡有數十個日本人的墓，它們聚在一塊小小的草皮上，那裡立著一座又一座日式的墓銘，自成一角，那清涼又帶點哀怨之景至今仍深深的印在我腦海之中。

及後細聽丁博士的解說才發現，長眠在那些墳墓下的人，大多為離鄉別井的日本妓女。她們早早到外地工作，但卻因各種原因而無法回到家鄉，因此只能埋葬於此地。生於亂世，人總是無法作出很多的選擇，長眠於此的人同樣，但值得記念的是，她們都是曾經在此地拼命的活過的人，她們的故事，都是用於編織當時的歷史的一根線，一段記錄。

在墓園中遊走著，聽著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邊走邊想著，好像每個人都是一本書，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書的主角，人生全都寫進去，然後逝去之後，故事會在墓碑上得出一個總結。讀著那些墓碑的總結，窺探他們的人生故事時，我突然明白到每個人的故事都在編織著那個年代的歷史和回憶，就算你是如此的平凡，不為世人所知，你的故事依舊會呈現在那些集體回憶當中。記得中學時開始上歷史課，有同學跟我說：「歷史的英語是 history 吧，分開來看便是 his story，那不就是都記錄著他人的故事嗎？」當時只是煞有其事般點了點頭，現在回想好像明白了多些。

我曾問過自己，希望變成一個死後依然能夠被人記著的人嗎？我想，我只會希望自己重視的人會記著我的故事。就如在香港墳場，有大富大貴之人在此安眠，但亦有星斗市民於此長眠，或許我不是什麼名留青史的偉人，更不是什麼家世顯赫的貴，我所期盼的只是我重視的人會記著我記著我們倆的故事所一起編織的回憶，能在我所存在的歷史中留下一點痕跡，那便心滿意足了。

參觀黃大仙祠 (2018年11月24日)

林翠碧



去過幾次黃大仙祠都是因為陪媽媽去上香，由於不是自己想去的，所以每次都當是任務來完成，匆匆離開，並沒有細心探索過。這次的黃大仙祠導賞團，讓我更深入地了解了這座香火鼎盛的祠廟背後所蘊藏的傳統中華文化。

黃大仙師原本是一個牧羊人，十五歲時經過仙翁指引，潛心修練數十年，最終得道成仙。因此黃大仙祠中雕刻著不少羊。此外，大殿的內壁刻有儒、釋、道三教的經文，反映出其奉行三教同源的宗旨。大殿的內部平常是信眾止步的，但這次我們能有幸跟從道長一起入內，近距離觀察殿內的建築結構、仙師的畫像和經文雕刻，莊嚴壯麗的感覺油然而生。

除了大殿之外，另一個令我影響深刻的地方是太歲元辰殿。這座宮殿是一座地下宮殿，犯太歲的信眾可以在此消災祈福。宮殿的頂部運用LED燈營造出「春夏」及「秋冬」的星象，十分壯觀，引起了我對古代星象玄學的好奇。地面則有兩儀和八卦，使得天與地互相呼應，建築背後隱藏了如此源遠流長的文化，設計的精妙令人心生敬意。

通過林子超先生的介紹，我們才知道園內的許多牌匾也是出自名師之手，難得一見，為這座廣為人知的祠廟潤色不少。黃大仙祠是具有濃厚文化特色的祠廟，此行也看到不少外國遊客到此參觀。可見，黃大仙祠是信眾祈福的地方，也是推廣傳統文化、特別是道教文化的重要途徑。同時，黃大仙祠積極展開不同的公益服務，不僅贈醫送藥，還辦有安老院和學校，這些善業持續造福人群。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黃大仙祠和我家只隔了一座獅子山，雖然聽過許多人說黃大仙祠很靈，卻不曾去過。以前考文憑試的時候，中學同學會邀請我一起去拜黃大仙，說拜了能考上大學。我毅然拒絕了，因為我覺得任何宗教都是迷信。作為一個理科生，我相信科學，相信自己。至於黃大仙被信眾傳頌係「有求必應」，我覺得只是信徒的誇大而已。

我之前一直以為西方宗教是借助神靈救贖，是「他救」的形式。而東方則是「自救」的形式，比如：道修仙，佛成佛等。當日用午膳的時候，聽到道長介紹黃大仙祠於星期日的活動，用於赦罪賜福。不免聯想到基督教，中西宗教這種相似之處，讓沒有宗教信仰的我反思。我更欣賞東方宗教這種欲救人必先救己的方式，因為先要做好自己，讓自己「博文」和「約禮」，才有能力「普濟」及「勸善」他人。（黃大仙祠的會議室掛住一幅「普濟勸善」的字，然後有位仁兄提到中大校訓是「博文約禮」。）

經過這次參觀之後，除了認識到黃大仙祠是儒，釋，道三教廟宇外，也參觀了黃大仙祠中軸線上別具特色的「五行」建築佈局。更得知黃大仙的信仰核心是「普濟勸善」，而他的「有求必應」，必須要符合這個核心原則，亦都了解到它不只是一種宗教這麼簡單，而是會將「普濟勸善」這種信念實踐，比如在香港開展贈醫送藥，開辦學校等。所以我開始對這種宗教產生欣賞的感覺。

很多人認為宗教的信仰無非就是滿足個人的需要而存在，但我欣賞黃大仙，是因為這個宗教信仰為人類帶來終極關懷的體認，創造人生的意義與理想，並為社群生活增添光彩，表達人類至高的綜合力量，若只是為了個人的慾求而有宗教，那就是徹底的迷信。

這次參觀黃大仙祠，讓我對宗教與迷信之間建立了分辨的標準，是我最大的收穫。



研究中國歷史方法分享

(2018年11月30日)

■ 梅曉澄

黃浩潮先生的課堂是教授我們學人歷史的研究方法，就我這樣一個理科人而言，歷史簡直是全新的世界。說起來真的很羞愧，我對中國及香港的歷史認識就只有中三中史教授的知識。自己都自知不足，因此曾為此而努力讀一讀一些歷史典籍，奈何眼楮很不爭氣的總是忍不住要閉上。既然讀書不行，那麼唯有偶有空閒的時候看看一些歷史記錄片，但是對於歷史這方面的認知總是壓倒性的不足。

所以，在上黃先生的課前我還真有一點點不安，看到今次的主題是教授歷史的研究方法，歷史我已經差不多什麼都不懂，那更談何研究方法呢！就這，我便開始聽黃先生的講解，聽著聽著，發現又好像不是想的那回事。黃先生說：「歷史的考究方法都是符合邏輯。在考史的同時亦需要論史，兩者都做了那才能撰史。」聽著真的很有親切感，因為真的很像科學的考究方法，考史就如科學考證時要做的觀察，論史就像我們對觀察得回來的資料進行分析與討論，所有推論或推斷都必須符合邏輯的。然後黃先生再配以一些資訊及同片說明如何進行歷史的考證，令到課堂立即變得具體且有趣。最深刻的是他用幾張不同拍攝日期的照片及相片人物的衣著配帶的飾物推斷出孫中山先在那段時期在香港逗留的真正時間而非在一些印刷物上所顯示的日期。整個過程有趣極了，相片的每個細節都是不能忽略的重要線索，確定每個細節再續一推翻錯誤的推論，

抽絲剝繭的，如偵探般，尋找真正的歷史。對於最近一直做著畢業研究實驗的我而言，有很強的共鳴感。而我亦明白到歷史的考證是十分嚴謹，黃先生曾說：考證歷史不能斷章取義，必須要有實證而且一分證據只能給一分解釋，不能多不能少。

聽著，我不禁思考了一下，感覺這些研究方法除了用於考證歷史外，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上。在這個訊息萬變的世界，短時間內我們可以接觸很多的資訊，但是那些資訊可信嗎？是事實嗎？我們不應一個兒的接受那些資訊，而是應先抱有懷疑，小心求證，如考究歷史一般。黃先生在教導我們如何查閱典籍考史時曾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正因書籍的記載未必完全客觀正確，當中易可能有改的內容，我們在考證歷史時更應用一個審慎懷疑的態度去查閱這些資料，更加不能只接收單一來源的資料。懷疑、審慎、全面再加以求正，特別是現在的社會媒體往往都只拍攝他們想展現給觀眾的部分計而掩蓋了事件的全貌，因此我們更加要以審慎的態度去接收各種的資訊。

然後，上畢這一課我深深的明白到自己對香港的歷史是何其無知。還記得黃先生在課堂上展示了兩張香港的舊照片，然後問我們：看完這兩張照片後，你們能否推斷出它們大概是那個年代拍的嗎？我那時真是一頭霧水，有張相他不跟我說我還真不知道那是在拍香港



呢。然後黃先生便教我們看照片中的建築物去判斷照片的拍攝年代。每番聽到先生的解釋，我便愈感覺到自己的不足，縱使這裡是我的出生地，我在此生活了二十多年，但我卻依舊對它一無所知。令我不禁反思，作為香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我是否有義務去了解一下這個地方，它的歷史與變遷，不要再做一個一對這裡一知半解的香港人。

所以近日有空，都會查看一下舊日的新聞，了解一下以往香港的大小事。在查看的時候，總是會想起黃先生在課堂上給我們的總結：「研究歷史，貴真實、貴客觀、貴直筆、貴實錄、貴全面、貴公正。」

■ 連綺敏

黃校董 我們介紹了很多研究歷史的書，例如嚴耕望《治史經驗談》，主張歷史學家要專精和博通。學歷史應該訓練學生言而有據，還有資訊管理的能力：搜集、鑑別、處理和運用資訊，達到辨訛剔偽的目標。不同的學者對研究中國歷史方式眾紛紜，有胡適《講演集》：大膽假設（有前定）、小心求證（新考據學派）；也有錢穆提出的考據學（沒有前提，按資料結論）。選取和訂定研究題目宜小題大做，因容易聚焦，並從原則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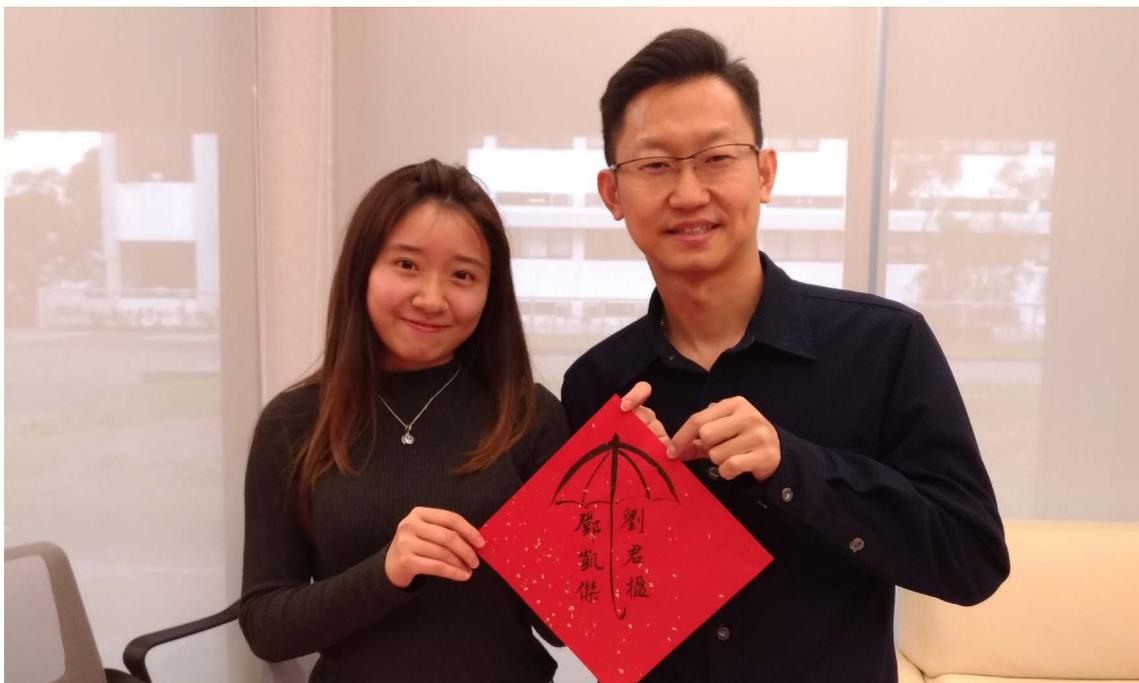
在資訊爆炸，人人皆可在網絡搜尋和發放資料的年代，這項能力尤其重要。例如古代文獻有「大農令大司農」，有歷史學家望文生義，誤以為是農林部長的意思，其實是財政部長的意思。

我們要努力成一個慎思明辨的人，治學嚴謹力求真確，並且要使研究對現實世界有實際貢獻。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對現今時代的貢獻就是從過往的經驗借鑒，避免重蹈覆轍，並從前人的歷史去蕪存菁，為現今所面對的問題提供更全面的背景和解決方向。

中國書法導賞與分享

(2019年1月18日)

■ 劉君楹



其實在此之前，我從未認識過很懂書法、繪畫的人。認識過後，我更敬佩他們的堅持，和那一份心無旁騖。

徐沛之博士先是和我們分享他從前學習書法的過往以及他在藝術路途的人生經歷，再給我們導賞他一直以來創作的作品，最後他和我們一起練書法、寫揮春。看著徐沛之博士行雲流水的即場示範，我的思 隨之飄遠：得苦練多年，才能如此收放自如、自然而發？想起他剛才說的話，我無法不感嘆。他從小學習書法，大學讀的是藝術，現在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一直鑽研相關的學問和技術，尤其有一段時間，他除了念書，就是專注地練字，每天如是。這也是他說他進步得最快的一段時期。固然，會者

不難，難者不會，但堅持有時正是人生其中一件最難的事。我也沒有這份膽色，敢定自己可以熱愛一件事情這麼久、為此投入這麼多。他從來沒有放棄藝術，所以藝術也從沒忘記他。

我羨慕這樣的他。

我也只願自己也能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快要新年的時候，徐沛之教授與一眾學人分享他的故事和作品，雖然我也是藝術系學生，但未曾由徐教授教導，這一次才仔細認識到他的作品之有趣之處。

他擅長把生活融入作品，例如以吐露港為十二生肖圖的背景；或將陳奕迅的歌詞寫成悲憤的草書；或是一反常態，不去畫優雅的花鳥，而選擇最常見、似乎較不雅的蒼蠅、蚊子，還還要細細觀察一番，逐筆勾勒出來。旁人或會覺得他有點奇怪，但仔細一想，古人不是也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體察、感悟，才創作出各有特色的好詩、好畫嗎？南宋、北宋畫作之所以山形、氣勢有所不同，就是因為他們面對的風景、時勢確實不同，現代畫家又為什麼不能抒寫現代生活呢？有些老派藝術家會覺得徐教授離境叛道、漠視傳統，但細聽他的故事，就會發現他在大學時，正正因為認識到中國書法背後的文化底蘊、歷史，才真正愛上書法的，在那之前他練字都單純是為了比賽。對他而言，臨摹傳統畫作練的是手藝，札好基礎，但要抒發感情，以身邊的事物為題更為真摯。

分享過後，徐教授和我們寫揮春。本以為徐教授寫得一手好字，會對我們要求很高，我還想起一年級上中國書法，一筆都不能錯那種營營役役的心情，不禁緊張起來，結果他卻說：「你們寫得開心就可以啦！」於是，我們就畫公仔、寫歌詞，還樂得不願去上課，徐教授則在一旁，寫出一幅幅秀麗的「福」字向書院拜年。我說：「你對自己肯定不會這麼低要求吧！」他說：「不會，因為我本來已經寫的很好。」

他一笑，帶點得意地說。這雖是一句玩笑，卻也可以是一句哲理——就像

他的龜兔賽跑圖裏面，龜悠悠地曬太陽，因為自知比不上兔子，根本不會參加賽跑，只有不諳世事的小龜才會打算出發。以龜兔喻人，人應該按著自己能力要求自己，不必妄自菲薄，也不用驕傲自大。我想，那是年歲帶來的豁達，但我不會斷言說老龜很有智慧，小龜們就是傻，因為年輕時探索自己適合些什麼、擅長什麼，就算最後發現不適合自己，也是一種經驗，若龜真的想要改善先天不足，想走快一點，豈不是一件好事？只不過不要以兔的速度為標準，磨練過後，比昨天的自己走得快便可。謝謝徐教授的分享讓我反思良多。



Placed strategically before the Chinese New Year, our sharing session with Dr. Chui Pui Chee (徐沛之博士) was filled with visuals and jokes with a sizable sprinkling of life lessons and a heavy dose of hands-on 'art' in the form of calligraphy in preparation for the Lunar New Year decorations.

Mr. Chui Pui Chee is one of our younger speakers, an alumnus of CUHK born in the 80s. His casual demeanor made us feel comfortable and encouraged us to ask questions throughout his sharing. Sitting around the wooden table in the Wai Hing Room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Cheng Ming Building, we peered over and across the table to view his art. Talking candidly about his life journey, he proclaimed that as a resident of the outlying islands, he and his sister had been learning calligraphy from a young age and although as a youngster he attained a few awards, his did not feel the immediate pull towards this art. It was upon his graduation from Queen's College and acceptance into CUHK for his undergraduate study in art where he broadened his horizons regarding different types of art and delved into art history, something he had not learnt in secondary school.

However, it was his rough journey i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hat made me reflect on the obvious privilege that I have been enjoying for the 21 years of my life. He had to first save enough money for graduate school, then work while attending graduate school and sparing time (often hours) to practice his art of calligraphy, that feat, must have not been easy. And here I am, complaining about the stress of being a Medical Student, complaining about the hours of contact time, complaining about the sheer volume of material, complaining about the shorter term breaks and lack of holidays. I dare say, that his path must have been more arduous than mine.

After sharing his journey in art and academia, he proceeded to share with us photos of his calligraphy and ink-based art. From more traditional paintings of nature to more modernistic lyrics of modern Cantonese Pop, from one stroke ink paintings to calligraphy on folding fans, his prowess with his ink and brush is stunning to an industry outsider like me. However, what was most memorable out of his art was his recent work celebrating the year of the pig, a satirical take on the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 of housing, with one side showing 3 fat and happy pigs living in their home and the flip side showing the interior of said home, with many not-so-happy pigs living in cramped quarters. This brings me to another thinking point raised during the sharing – what is the purpose of art? A thought provoking question asked by our resident art major New Asia Scholar, Tiffany, and in Mr. Chui Pui Chee's words (paraphrased and translated) it would amount to framing your view of the current society and expressing it through one's creation.

Having received a long 'order-list' from his colleagues at the New Asia Office for Chinese New Year calligraphy decorations, we moved onto the practical session of the sharing. Here, drawing/ writing on quality calligraphy paper (all red in celebration of the new year), I demonstrated my sheer lack of artistic talent and horrendous handwriting skills (especially in Chinese). As other scholars began to write New Year greetings, I moved onto drawing and doodling on that expensive paper and then it hit me. Although, I may not be creating art that would be commercial, in a sense, art has fulfilled its purpose if it reflects my views of life. And so, in a weird but seemingly logical sense, I have indeed produced art.



平仄與對聯教學

(2019年3月1及8日)

■ 梁子俊



三月一日和三月八日，何文匯教授為我們一眾新亞學人上了一堂《語精》課程，教授平仄調聲。何教授為人親切，國粵英三語都極為標準，字正腔圓。我們系統學習了粵語的四聲九調，嘗試分辨不同字的聲調。所謂平仄，是指平上去入四聲，其中上去入三聲統稱仄聲。按「平分陰陽，入派三聲」的法則，粵音九聲為：陰平、陰上、陰入，陽平、陽上、陽入，陰入、中入、陽入。入聲為鼻音(n)、(m)、(ng)收音的字，發(t)、(p)、(k)聲。以我的名字為例，梁 — 陽平，子 — 陰上，俊 — 陰去。

何教授指出南方方言與中古音有相通之處，中古音分清濁，而粵語分平仄。發清音時聲帶不顫動，發濁音時聲帶顫動，並不是指音調的高低。經時間推移，清聲母的字變成陰聲字，濁聲母的字變成陽聲，陰陽指音調的高低而定，是為相對的概念。而北方的京話沒有入聲，以北方話讀詩詞、作詩詞平仄不對。因此，清朝科舉時，連北方人也要學南方

音，為的就是作詩時合格律，寫對聯。

近體詩有絕句，有律詩，有排律：絕句四句，律詩八句，排律十句或以上。詩中每兩句叫一聯。其中，律詩和排律除了首聯和尾聯外，都要對偶。每句要按一定的平仄順序，如平起式和仄起式。第一句第二個字為平聲字的是平起式，如：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另外，何教授教導我們查粵音字典，上字辨陰陽，下字辨平仄。東，拆為得紅，得 — 陰入，紅 — 陽平，故取陰平。這真的令我大開眼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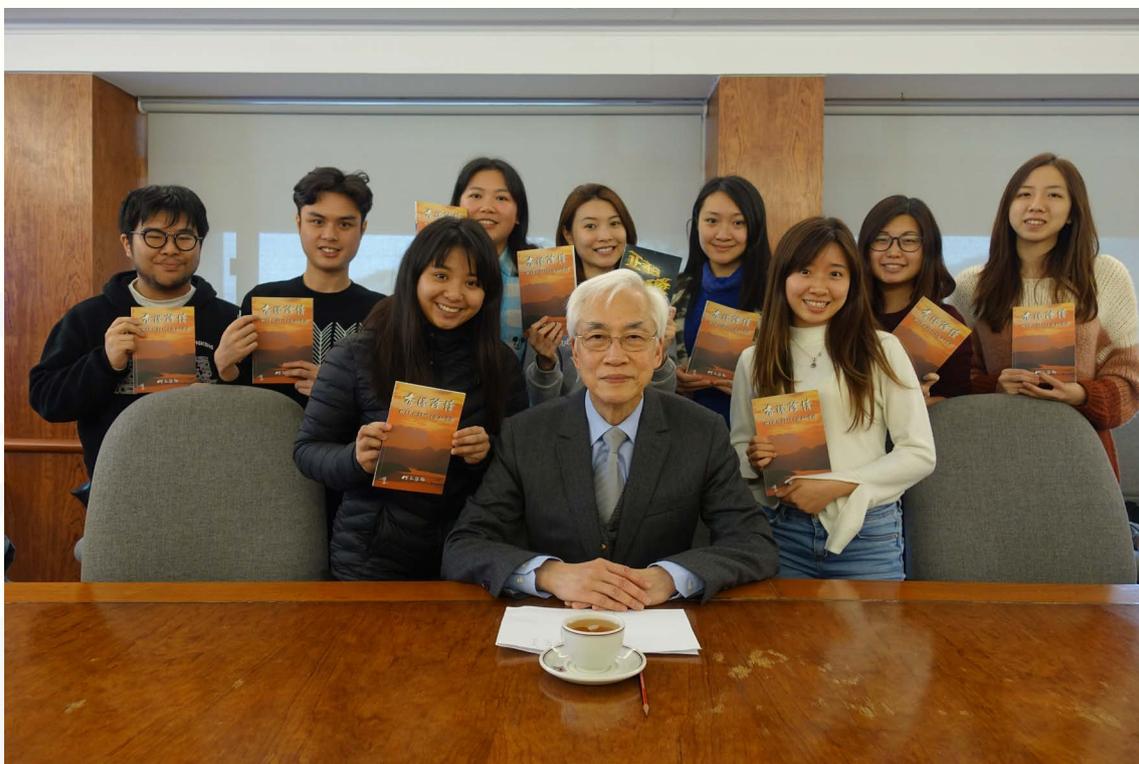
何教授說：保留國粹就要保留南方方言。用粵音讀古人的近體詩，平仄無誤，鏗鏘有力。我從前從未意識到粵語的魅力，不知道原來粵語發音的背後帶著文學的積澱。經此一課，我認識到粵音在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和欣賞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使命，對此產生濃厚的興趣，希望日後能有機會繼續鑽研。

何教授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可能尤其對於中文系的人來說，他特別的親切，總感覺到他不經意對我們流露的關切。他特別關心我有沒有好好學習，學問學得好不好。為了不要丟臉，每每抽問的時候總是鼓足幹勁，提起萬二分精神。過程固然驚險，但當他微笑點頭，說尚算學得不錯每的時候，又有一種莫名的滿足。其實從前上過課，記得以前的學問是應該的，學習也是應該的，就便是學得好，也是教授教得好，但得到了肯定，嘴角又是不由自主的提起來了。心在飛揚。

除了教導我們詩詞、對聯的方式和技巧之外，何教授亦說了很多關於中國文化弘揚、如何學好中文的話。感覺到他對中國語言的重視，也感受到他對現在普遍中文學習情況的無奈和痛心。他說他也推動過很多，但遇到的反應有時也未如預期。但其實很多人都沒有放棄，很多人都在努力，一定會好起來的。一定會好起來的，就像新亞學人計劃一樣，一屆又一屆、陸陸續續培養更多對中國文化有興趣、促進其了解的學生來。

珍重珍重，結伴向前行。



中國哲學分享

(2019年4月12日)

「沖淡的藝術」

吳啟超老師哲學分享會後記

■ 曾樂檳

本年度新亞青年學人計畫最後一個正式活動，乃4月的哲學分享會，當日邀得吳啟超老師，與我們吃著雲起軒的水餃、牛肉、麵條，談論《論語》種種。筆者本以為分享會乃純粹的《論語》文本討論，但吳老師首先以生活種種展開討論，由電影、藝術談到時局，再從中帶出《論語》的各種義理，故整個哲學分享會的節奏可謂深入淺出，而輕鬆自若的。

說到輕鬆自若，吳老師結合孔子的事蹟與著述，對他的處世態度稱頌有加，更認為孔子那種所謂「沖淡的藝術」，乃後來崇尚儒學的士人所望塵莫及的。對於吳老師所言的「沖淡的藝術」，筆者的理解是，我們固然擁有某種理想或使命感，但在追求理想或實踐使命時，我們無須在表面上刻意強調這種理想或使命感，否則不但使自己因心靈受到束縛而活得不快樂，而且往往容易弄巧反拙。在春秋禮崩樂壞的時局下，孔子固然滿懷復興周禮、匡正天下的使命感，但他不會硬梆梆地強調自己的使命感；即使孔子在仕途上屢遭挫折，仍然通過言說身教延續這種理想，更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的覺悟，從容不迫地面對各種挫折。因此，孔子一生是十分快樂的。



當年關子尹先生在課堂上所談論到，史牆盤（左）與大克鼎（右）上的「哲」字。

「敏於事而慎於言」，夫子斯言固然耳熟能詳，然筆者對「沖淡的藝術」之理解，並不止於慎言，行事亦必聰敏而恭敬。就此，筆者想及吳老師對藝術創作的議論。藝術家固然有能力，亦似乎有責任通過創作與大眾互動，甚至呼應時局，但如果在創作過程中過分強調這種責任，這種藝術品往往缺失打動人心的作用，最終淪為沉悶萬分、不堪入目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因此，要完成一件能打動人心、真正與大眾互動的藝術品，相比動輒以表面的使命感逼迫自己，藝術家更應有著自然而然的覺悟，將自己的思想融入在藝術品的構思、佈局種種。此誠子曰「敏則有功」、「恭則不侮」義理所在也。這種「沖淡的藝術」對吾輩的啟示，似乎在於避免單純的大聲疾呼，反求諸己，督促自己默默耕耘，從容地完成一己理想。誠如我校學規所言：「先有偉大的學業，纔能有偉大的事業。」

執筆之際，忽然想及一年級時曾旁聽關子尹先生「哲學概論」課的第一講。總結課堂時，關先生通過西周金文中的「哲」字，剖析哲學意義何在。在史牆盤中的「哲」字（見圖）中，除指涉「斷疑」的「折」部，亦從「彳」從「目」從「心」，合而觀之，即「哲」字意味著人於生活處境中，藉着觀察和思慮而進行「斷疑」的心智活動。筆者以為關先生的詮釋，乃旨在說明哲學作為對智

慧的熱愛（philo-sophia），並非單純的理論堆砌或文本分析，我們的感知與觀察亦非常重要。在我們與吳老師兩、三小時的飯桌暢談，從生活各種到各種義理，再由義理回歸生活，何嘗不是如此呢？

■ 連綺敏

今天是吳啟超老師的讀書會。雖然他是哲學系的教授，但他是一個很接地氣的人，講話沒有教授或哲學家的架子，不會搬弄專門術語。他很親切，是一個有教學熱誠的老師。即使是已經一年前修讀他的課程的學生，他也會記得那名學生上課坐的位置和他的功課內容。我問他，哲學系的同學，經常要寫許多論文，但是這些功課只是紙上談兵嗎？會不會只是說空話，沒有對人生有實質的助益呢？只寫理論層面的陳述，會不會太苦悶、空洞？

他回答說，這些是一個人想磨練出真知灼見的必經之路。第 100 次的成功，不能抹殺背後 99 次的屢敗屢試。而在研究哲學課題的時候，甚至廣泛學習而言，興趣都是首要的。興趣可以使學習過程事半功倍。

他喜歡建築和看西洋畫，甚至會很即興地來個四天三夜的旅行就為了出國看展覽。他認為建築是最高級的藝術，因為建築有視窗，可以從外觀內，也可以從裡面觀察外面的世界。建築跟畫不一樣，一幅畫放在展覽廳裡的時候，可能會因為環境因素（例如燈光）影響。如果當那富有情調的燈光移開之後，畫

作變得不再感動的話，證明令人欣賞的只是燈光而不是畫作本身。可是，建築卻能包涵其周邊的環境因素，甚至在設計的時候，建築師本來就已經容納周邊的環境成為建築完成品的元素之一。他這番話啟發我對建築的看法：建築不僅僅是為了服務用家提供居所和辦事的空間，當中有建築師想帶給用家的訊息和對建築如何被使用的理想期盼。

吳老師認為，人生是沖淡的藝術。人生不可能經常會充滿熱血與幹勁，再多的棱角都會被歲月沖刷之下被磨平。作為一個即將踏入 20 歲的年輕人，我也看到身邊同齡人那種初生之犢的一腔熱血，敢於在周會跟演講者提出質疑，敢於走到街頭為社會議題發聲。我們總是不懂成年人的老練，將其解讀為手段。但是每個成年人都是由少年走來的過來人，為什麼他們會沒了那團火，把棱角稱為幼稚？

孔子在《論語》中的訓言的沖淡溫和的味道，以及他的成熟的智慧，就是「沖淡」最佳的例子。「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也道出了孔子的自強不息，不是一味地往前沖，而是「時習」的頻繁則反映他對學習自發的熱愛和心志，



不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湍急大水，而是節奏穩定的涓涓流水。

所謂半本《論語》治天下，不論時代變得怎樣日新月異，我相信人類的人文價值仍然有探索的意義和必要。不管科技如何突飛猛進，一個人還是要面對生老病死，人生跌宕。即使《論語》已經距離我們二千年有餘，但是從《論語》當中，我們仍能學習到前人待物處事的智慧結晶。比如說，大學生總是擔心自己畢業離開學校的前路該怎樣走，但是《論語·為政》告訴我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身處春秋的百家爭鳴時代，也是四十到五十歲才肯定自己找到人生的定位。畢業生不用因為身邊朋友都找到畢業工作而感到焦慮，應該相信自己的能力，把握每個機遇做好自己，相信在自己的生命時間線上，總有閃亮的一刻，只是時間早晚的分別而已。

誠如吳老師所言，《論語》的義理像一碗白飯：味道平淡但有營養。我會重拾《論語》和其他讀過的經典，慢慢感受在生命不同的階段閱讀同一本經典的不同得著。吳老師的分享除了令我對哲學更有興趣研究之外，有關他自己興趣的分享更讓我看到什麼叫做有品質的生活。就算不再是學生，但是豐富自己的內涵卻是持續一生的必要習慣。欣賞藝術不是為了讓別人覺得自己有品味，而是透過觀賞藝術家如何把生命經歷和觀察沉澱成一幅畫／一座建築，為自己的生命帶來感官和思想上的衝擊與反思，從而令自己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有進步／更豐富。在 21 世紀的第二十年，科技只會越來越滲透進我們的生活。比起手機上一滑而過的氾濫訊息，商場五光十色的物質誘惑，我們更應重視滋養自己的靈魂。

願我不會被科技控制，做一個有趣的靈魂。



我一直很期待吳啟超教授的課，皆因我曾選修他在大學通識課程中任教的一門學科。那學科名為自由與命運，他的課堂讓我從密密麻麻的科學理論、文獻中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同時給了我很多啟發亦讓我對現在的生活有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所以當我知道在新亞學人的活動中有吳教授的課堂，我真的覺得很雀躍。遺憾的是當日早上碰巧撞上我工作的面試，下午撞上學系畢業系照的拍攝安排，未能再次完整的上一堂教授的課。

教授今回的課堂主題為儒家文化，然而他並沒有在課堂中說了太多的儒家禮教，反而在一開始與各位學生介紹了我當年上他的大學通識課時的一份課業。這事讓我感到又驚又喜，真我不得不佩服老師的記憶力，為何他能在眾多學生中記得這樣的一個我。幸好的是，他向其他學人說明我的那份課業時我並不在場，不然我會太過害羞而不知如何面對大家。有學人很好的錄了老師對我的課業的介紹和評價給我，聽畢後，有點點意想不到的，原來我的課業還是能給教授一點點新的啟發。感覺教育或許就並不止是學生單方面接受知識的一個行動，是人與人的交流，相互影響、啟發和成長的過程。

當我回到教授的課堂時，老師便介紹了一本收錄儒家經典的書給我們，當中他曾提及在不同的時期讀這些哲理會有不同的感受，儒道兩家的典句都是一生受用的知識。然後說著說著，便說起了一些老師日常的事件、經驗和如何應用這些典句到處世行為當中。記得老師說起一些過去參與社會運動的事件和看法，他說：年輕時大家都很有自己的看法，然而隨年紀漸增，經歷多了，便學

會了體諒。我有點不解，我認為有些事是正確的，那便應該要堅持，因此我不禁反問：「那不是妥協嗎？」教授反道：「不同，妥協是有放棄心態，然而體諒是我理解明白對方為何有如此行為，容許他如此行動，但不代表我放棄自己的想法，可能不如年輕時衝動激昂，但還是有表達自己意見的行為，只是不再激烈，因為我會體諒對方都有自己的想法與立場。」

聽到教授的回答後，我都不禁反思了一下，我認為只要是正確的話，都應該貫徹始終的。我可以理解不是所有事都是非黑即白，有對錯，有答案，然而我依然相信一些普世價值是能有一個實質的定義，例如公義、民主等。因此我認為對這些的價值觀的歪曲是不能容許的。因此聽到教授的說的體諒，我是有所疑惑，畢竟我沒想到在這種定義面前，除了接受、說服、不接受或妥協外，還可以有體諒這個選項，這種態度。我是能理解教授的解釋，但我想，至少是現在的我，無辦法去接受體諒這一行為。可能是因為年輕？可能是因為任性？可能是因為主見？我思考了好一段日子，還是不想接受，我可以理解他們為何有這一立場，為何如此行動，但我不能容許，只要是偏離了那些可以定義的價值的原意。或許我還沒有很多的經歷，還沒真正的見識社會、人生的各種事。可能是我還沒想得透徹，而我都很肯定我還未到達對人生想得大徹大悟的境界，但我還是很感謝吳教授的這一席話，感覺他提醒了我的初心是什麼，又再次令我有所啟發。

很抱歉，好像說了很久都沒有說到與儒家相關的內容。確實這堂並沒有提及太多的儒家的典據，但我一直都認為



儒家的種種是能引導人能不行差踏錯並建立正確品格。既然如此，與其只會背誦盲從那些教誨，理解與思考再實踐不是更重要嗎？吳教授不就一直希望我們能去懂得思考嗎？如他，介紹了一本收錄儒家經典的書給我們時所說的：「

不同的時期讀這些哲理會有不同或新的感受，儒道兩家的典句都是一生受用的知識」，我想是因為我們不同的階段面對的事都不一樣，思考的事到看法都不一樣。然而，但願每人每次讀到這些時，在有所思考同時，亦能不忘初心。

■ 馬屬真

是次活動，吳啟超教授和我們從藝術聊到哲學，從孔子聊到人生。

我們一開始聊到電影《飛鳥俠》(Birdman)，那主角以前因拍攝好萊塢電影而名聲盡收，但後來為了追求藝術而去演百老匯，卻得不到以往的成就，於是經歷要做鳥(bird)還是人(man)、飛天還是著地、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拉扯，最後似乎只有死才可以獲得自由。

做藝術如果只是享受掌聲就會失真，於是我問起辦展覽的意義。吳教授認為藝術必須是種自我滿足，但個人的記錄同時可以是個「公約數」，可以和其他人對話，可以幫繁忙的城市人撥開干擾，專注在某種感受上，並認識、反思生命。藝術體驗不需要涉及說服、論證，卻很有味道，所以哲學家、科學家和醫生也創造不了。

但是，他提醒不要執著把這當成「天職」、「使命」，「有趣」更重要。如果太強調使命感，青筋暴現，對世界並非有利，應該放鬆拳頭，就像日本建築一樣讓人尋丘探勝，而非像歌德式的雕塑那樣嚴謹生硬；或像百吃不厭的白飯，而非刺激肥膩的批薩。這態度源於《論語》和孔子。孔子一生可謂時代的失敗者，但是他看淡，五十六歲辭工去周遊列國；他不會高呼「要自強不息」，但

會說「學而時習之，不易樂乎」；他既對於生活的美感有所追求，但又「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一切皆以「沖淡」的態度呈現。

吳教授說自己三十歲讀《論語》才有這種體會，這年紀很自然會重新整理人生，然後發現理想有些落空了，或是有些水份，於是對己、對人多了一份諒解——對己，是和形以下的自己（例如吃飯、睡覺這些生理需求）和解，明白這沒甚麼庸俗；對人，可以不認同別人，但同時體諒對方難處，不急著二元分立，排斥與自己不同的人。尤其如果想帶領社會改變，需要兼顧很多不同的人才達到理想，因此要按照那些人的特點、程度去愛護、引領，並非指責。

吳教授分享過後，我才知道「沖淡」是孔子的人生觀，這是很高的智慧。作為二十歲的年輕人，正值對人生、社會較有抱負的階段，我想這種「沖淡」的態度，可能都要花十年慢慢學習、體會。

學術文化 講座感想

新亞書院

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 (2018年11月11及12日)

如何書寫歷史？

——記第十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

■ 曾樂楨

新亞書院與崇基學院合辦、歷史系協辦的第十屆「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已於去年十一月十一及十二日分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及中文大學祖堯堂舉行。舉凡許倬雲、王賡武、王汎森、陳弱水等，過去十年受邀在「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講學者，皆為研究中國歷史之大家。身為本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之學員，能夠擔任兩日講座的司儀，聆聽真知灼見，實在榮幸。

是次「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榮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的戴梅可教授（Professor Michael Nylan），為師生及公眾發表兩場演講。戴教授是當今研究中國早期歷史的重要學者之一，其研究集中於戰國至東漢時期的思想、帝都、美學等，並參與《論衡》、《書經》等文獻之翻譯。戴教授兩次演講的主題，「余英時的歷史世界」和「如何書寫好的國史？」，均自余英時先生的學術研究展開。戴教授在一九八一年於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畢業，而余先生直到一九八七年才轉往普林斯頓任教，故戴教授並非余先生之高足；而此兩次演講之立論，尤其是對余先生學術觀點的評議，乃建基於她過去一年半對余先生論著的反覆審視。

第一場演講以余英時先生在哈佛發表的博士論文《東漢生死觀》，以及《漢代的貿易與擴張》、《朱熹的歷史世界》



為評議的中心，當中戴教授肯定余先生對歷史材料的透徹分析，以及其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擁有獨特本源與型態）對歐美學界的貢獻，但同時就余先生對「士大夫」等的理解提出疑問。戴教授同時指出中國傳統的「道統」與「正統」乃形而上學的概念，而非歷史現象，而余英時先生對這兩個概念的探究超出歷史

第六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SCHEME 2018/19

學家所應處理的問題。戴教授在第二場講座援引《歷史學家的謬誤》中，好的歷史學家不會探求與起源和本質相關的問題一說，認為相比歷史學家，余先生更像一個歷史哲學家，繼而引出這兩場講座所要追尋的問題：如何書寫好的國史？

一國歷史的選材與詮釋，往往離不開政治。戴梅可教授就此述及美國一九九〇年代關於歷史教育的「國史標準」(National History Standards)爭議，特別是保守派學者 Lynne Cheney 對「國史標準」之政治正確及貶低「偉人」的批評；近年本港有人呼籲以歷史教育培養青年愛國情操，而歷史教育中，對史事之抑揚增刪，往往引發爭議；在當今的「後真相年代」，一些人為求鼓動民眾情緒，以民意推動議程，不惜讓「假新聞」泛濫於各種媒體，而資訊真偽對某些作者和讀者而言，亦不再重要。舉凡避免摻入個人情感和選擇性敘事、不對未能確定的事情著墨等，戴教授以劉知幾及呂思勉的治學原則，重申撰史者務必嚴守自律，不斷自我詰問，並對歷史材料作交叉檢視。在「後真相」和「以過去服務現在」之趨勢下，戴教授之言，堪以《詩經》中「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來形容。

筆者曾與戴梅可教授閒聊頃刻，談到其學術生涯時，她提到自己和其他同代美國學者走上學術路，實受到一九七〇年代反越戰浪潮的影響。余英時先生對中共選擇性「復興」對政權有利的中國文化非常反感，並對大中華地區的人權、民主發展積極進言。學海中人往往對天下別有懷抱，而歷史書寫不免受到一己之志及宏觀政治的影響，然治學有道者，必以嚴謹求真為念，不容俗諦與謬論之玷污，此「獨立人格」之楷模也。



新亞當代中國講座第二講

(2019年2月15日)

近在咫尺的科技

■ 鄭海影

進入大學後，我有了很多參加交流團的機會。在與內地高校同學相處的過程中，當我們一起出去玩的時候，我就會把現金拿出來。他們的眼光有點不可置信的感覺，而且會問我類似的問題，「你沒有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寶嗎？」我的回答是：「香港不用這個」。的確，內地的同學出行只需要帶一個手機就足夠了，無論是結帳，使用交通工具還是叫外賣，似乎一切都可以搞定。這種電子支付的方式實在很方便，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

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對比起香港，香港絕大多數仍在使用傳統的支付方法。每次我都會感慨內地科技的便捷性，希望香港能夠急起直追，不要落後太多。如今，香港也開始進行這方面的改革，漸漸興起電子支付的潮流。主講嘉賓王志榮博士詳細的講述了中國六大科技的發展動向。分別是(1) 增強現實／虛擬現實 AR/VR；(2) 物聯網 IOT；(3) 人工智能 AI；(4) 機器人 Robotics；(5) 無人駕駛 Auto-driving 和 (6) 大數據 Big Data。

王博士認為隨著社會的急速發展，任何事物都一年一個大變樣，中國的企業已經從千禧年的「以產品為本」，將重心轉向「以人為本」。如果企業堅持固有的模式，不加以改善，不融合創新的元素，必將會被科技的巨浪吞噬至消亡。他說現在一些輕資產的企業能夠擁

有高價的股值，其實是有賴於新興科技的應用。他們的成功正正是因為秉持著「顧客就是上帝」的原則。

整個講座中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話題是虛擬現實和大數據。之前我一直認為虛擬現實只能增加遊戲愛好者打機時的體驗感，除了娛樂功能外，這種技術的應用在醫學方面也有很大幫助，我在觀看相關視頻的時候頻頻咋舌稱奇。虛擬現實可以透過一種特殊的玻璃顯示器，將實況呈現眼前，即使醫生們在不同的地域也可以會面商討病人的病情，共同作出明智的決定。若是按照傳統方法，居住在三四線小城市的病人因居住地的醫療條件不理想，需要輾轉去到比較發達的城市，例如：上海，北京等地的醫院進行治療，這樣不僅分薄了一線城市的醫療資源，還有可能會拖延了自身的病情，失去了最佳的治療時機。另外，虛擬現實在零售方面的應用也已經就位。消費者在傳統的商場中，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挑選心儀的衣物，現在他們可以透過電子銀幕「試穿」或者「搭配」服飾，節省了揀選和購買的時間，我相信這對經常要挨夜加班的上班族來說，能換回許多休息的寶貴時間。

其次，大數據的分析與應用也十分成熟。它能夠瞭解消費者的愛好和行為，並為消費者推送相關的產品。據我所知，中國貴州省貴陽市擁有「數谷」的美譽，並且已經舉辦了三屆的國際大數據產業

博覽會（簡稱數博會）。當中，阿里巴巴，微軟，谷歌，富士康還有華為等超過 1000 家知名企業和單位參展。通過展覽展示，峰會論壇及創新大賽三個部分，將全球大數據領域最高段全面的技術和產品向公眾和世界展示。

我相信在不久的未來，5G 網絡時代便會普及，科技會再創高峰！

■ 梅曉澄

最近去了書院的一個雙周會同時也是新亞當代中國講座的第二講，是次的主題為應用顛覆性科技於極速改變的世界，由王志榮博士主講。王博士身為本院的校友同時是一位數據科學家，是次講助他分享了各地使用資訊科技的情況和其在世界發展趨勢。

本身看到這個講座的題目，我心想好像挺有趣而且在想會不會時說現時的手機應用程式和的一些發展。這雖並不是我的專業，但還是有一點點興趣，所有還是有點點期待。誰知，原來不止有提及這些編程上的發展，更有提及近年或未來的數年俱有顛覆性且急速發展的六項科技，分別就是 AR/ VR(Augmented Reality/ Virtual Reality)、物聯網、人工智能、機器人發展、自動駕駛以及大數據分析。

而在說明這六大科技的發展前，黃博士他先指出應用資訊科技產業在近年的發展及企業排名中都佔據較前的位置，例如 google 及 Apple 等。同時他們的產品都是以人為本，漸趨人性個性化，以做到〔人無我有〕的目標，而共享平

台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另外在六大科技發展上，王博士都有所見解，這都令我對未來資訊科技的發展有更多了解。我想 AR 大最近在不同手機應用程式都開始看到它的身影，而 VR 應用在遊戲的發展上都漸趨流行，大家都開始對這兩項技術愈發接受，所以我都認同 AR/VR 近年發展是令人值得關注。而王博士更指出如有 5G 網絡發展的支援，相信其將發展及應用將更快、更廣。

至於物聯網，王博士有解釋物聯網的建立能聯繫城市內建設，對造智慧城市有莫大的幫助。而機械人與人工智這些概念能其實已經在數十年前已出現，美日德等地的發展較多，但在國內的發展並非如此急速。然而近年的需求和發展感覺愈漸龐大。以海底撈，一所國內知名的火鍋專門店為例，近年其都有引入機械人來執行送餐服務，這是一個很大的嘗試。另外亦王博士預計，自動駕駛將於未來五年急速發展，而這項技術的發展無疑能減少交通意外發生，以提高城市效率及流動性。



王博士所提及的六項俱顛覆性的資訊科技中，最吸引我的莫過於大數據的應用。作為一個主修理學的學生，大數據的發展及應用可是我們一直都有關注的項目。這些大數據的建立能令我們可以相對準確地預測相關事項發生的機會率及進行一些分析。例如人類基因組計劃 (Human Genome Project, HGP)，都是進行大數據嘅收集繼而拼砌出人類的基因組的模組，現在很多的基因的疾或異變的判斷都是使用這模組作比對並確認。但大數據不止在科學研究上有所貢獻，在市場預測上亦有所作為，不少的顧客問卷收集就是一種大數據的收集及製作，以了解客人近期的喜好並進行市場的預測。

聽完王博士在大數據未來發展的說明，令我不禁想起大數據確實可以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不知作為中大的學生，大家有沒有使用過一個新的由學生自行開發的應用程式，〔中大校巴〕。它的出現是因為開發者深切理解及親身體驗到同學等校巴的不便，加上明白校方並沒有設立校巴即時系統的打算，所以自行研發而成。而他則是應用了大數據而製作出此應用程式上的校巴預報系統。是如何製作？他就是一有空便坐不同線道的校巴並記錄到每站及全程所使用的時間間隔，感覺很傻的對吧？但大數據的建立就是統計重覆的數據並找出當中最頻繁出現的形狀並用此進行預測。相信同學在使用這個預測校巴到站時間的應用程式時會發現，如無意外，其對校巴的到站時間預測的誤差並不會多於預測時間的前後數分鐘。這就是大數據的厲害之處，所得數據愈多其預測準確性愈高，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感謝此應該程式的開發者，他應該是坐上近百多回校巴才有如此數據。

我亦相信這些資訊科技的發展確實能夠令大家的生活更為便利，希望大家會欣賞這些科技上的發展及開發者的貢獻，而且能正確的應用這些科技，以令大家生活及發展有更多的好處。

Right off the bat, I must commend Dr. Lawrence Wong on his exemplary presentation skills – this is by far the best assembly/ sharing I have ever listened to at New Asia College. We need more speakers like this! Dr. Lawrence Wong joined us at the New Asia Lectur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as an alumnus of CUHK and shared with us his perspective on the topic of “Applying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in the Rapidly Changing World” in our mother tongue, Cantonese. We often hear about how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changing our world and during the sharing, we explored the opportunities and pitfalls together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Dr. Wong’s sharing reminded me of the technology-centered world of China. I had had the privilege of spending one month in Beijing improving of oral Mandarin last June and it was shocking how deep technology has penetrated Chinese society. Although it is not yet commonplace to have holograms, AR/ VR in shops it is certain that as Dr. Wong clearly states, technology is disrupting operations in retail with the transition from a product-centered to a consumer-centered approach. Technology is an enabler, for example, in retail, we can now order items online and have the supply chains and logistics to have items sent directly to you. The advent of low-cost, wide-spread delivery has greatly disrupted retail worldwide and in China I have seen how it has disrupted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greatly. With great discounts to food deliveries, it appears to be a logical choice to save time and often money with food deliveries. Digital wallets in China are also an integral to life in Beijing. I had wanted to buy some fruit from a local grocer. They had a temporary

shop in a vacated one-story building but as I approached the exit of the shop and took out cash to pay for my bananas, I realized that this shop only accepted digital wallets (WeChat Pay and Alipay) and had to request the help of a kind local to help me make the purchase. The popularity of digital wallets in China has begun their attempt to infiltrate Hong Kong, with the two above digital wallets trying to penetrate the Hong Kong market, but it appears that Hong Kong people are resistant to such changes with a relatively low uptake.

Another interesting topic w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the connectivity of different objects, as if they were talking together. It is the integration of signals and after analysis of big data, we can make changes. The precision and speed of the changes we can make to address the system creates numerous opportunities. Dr. Wong reminded me of my experience at a Health Hackathon where we proposed the via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medical devices (such as blood pressure monitors, body temperature monitors, blood glucose monitors) which would read the health data from a patient and send this information automatically to an applicatio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This would allow seamless transition and provide a platform for not only recording and keeping track of health data but also to analyze patterns and trends which could potentially give health recommendations to our patients. This solution in fact solves a large problem of patient compliance when it comes to recording their health data. Often people forget to or decide not to record their health data such as blood glucose levels and blood pressure. This data is essential to the monitoring of chronic diseases such as a diabetes and hypertension and such a



solution would be of great help to medical professionals worldwide.

Robotics was one of the six common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Dr. Wong introduced that I had not given much thought. He shared with us the use of robotics in delivery of dishes to enhance operations in restaurants. The showcase of the robot in action in China really surprised me as I did not think robots could transport food without rails but rather be able to sense its way as if it was able to see. Automation via robotics reduces costs and improves product quality with further applications in factories, manual labor and even warfare. The automation of workforce reduces the need for rest allowing the production line of robots to work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without rest. Dr. Wong shared with us the status of robotics globally with China capable for more repeatable, mechanical robots but still behind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and Germany in robots that are more versatile.

At the questions session, I was reminded that automation happens in all industries and all workforces are changing in their needs. How can we assist in changing the skillsets of our waning industries such as coal mining? How can we change our education to suit the needs of the technology disrupted world which needs less skill-based repetitive task performance rather require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Dr. Wong seemed to view the changing workforce needs as an opportunity, but I cannot help but think about the disruption to one's livelihood due to technology.

After an exciting sharing, as a New Asia Young Scholar, I had the privilege of having a meal with Dr. Wong along with other New Asia professors and staff. Dr. Wong is a candid and well-versed, willing to share his expertise and ideas with us. We walked from technology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generally had a great time. All in all, I must reiterate that Dr. Wong has an extremely logical approach and outline of his presentation. I had an enjoyable assembly an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y in disrupting our modern society.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第一講

(2019年3月15日)

■ 梁子俊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創立於1978年，旨在發揚學術風氣及培養文化風格。是次講座在三月十五日舉行，講者為李慧儀教授。李教授畢業於香港大學英文及比較文學系，負笈普林斯頓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的中國文學教授。李教授從論著和翻譯兩方面，推動並拓展了明清文學、古典小說、古典戲曲、性別研究、中國早期史傳文獻等領域的創新與發展。

古人常探討人與物的關係，正面標榜駕馭與超越，反面指向危險與侵蝕，而兩者之前具有物我分際的不穩定性。「物」，釋「勿」，有切斷、分割、類別的意思。人與物之相通性肯定物與道德修養或藝術創造的關係，為物之「人化」；追求物欲而喪失自我，則是包含對人對「物化」的憂懼。在「物」字出現頻率最高的《莊子》、《老子》中，古人籍物言道，通過對事物的觀察得出感悟，超越物我分際，達到「萬物以為一的喪我境界」。

李慧儀教授在講座中探討明清文學《金瓶梅》和《紅樓夢》中呈現的明清雅俗分際及對物質世界的品鑒態度。金瓶梅中欲望是人「物化」的階梯，但同時亦是抗拒「物化」的生命原動力，是以「物化」代表的負面判斷并不全盤否定書中人生追求。紅樓夢中的物不時聯繫主觀關照、象征建構、共感抒情，使物人化、以想象和感情投射改造現實的

篇章，往往涉及反諷與憂傷，或成為喪亡的預兆。這體現了物我正反面互為因果，回應上訴談物指向的矛盾與游移。

雅俗的界定，是明清觀物、談物文化的重要議題。李教授在研讀原始文獻的基礎上，梳理了中國文學的談情說幻的表達脈絡、修辭特質以及言辭背後連貫的思想內涵。「雅」可訓為「正」，所引發的聯想，不限於載道，更常牽連清、閑、淡、遠、逸、靜的美感，均含約束意識。然而「雅物」是否同時也是商品？引李教授所言，《金瓶梅》在標舉風雅的意向的同時糾合猥瑣的情節，是否暗示作者在質疑雅俗背後的道德機制？《紅樓夢》體現對藝術人生的追求，而避開刻意求雅，不談仕途經濟，是否是對政治社會現實的抗拒？

所謂物極必反，「玩物喪志」和「寄情於物」的不同並不在於行為的本身，而是人的心態。這兩者相互難以割裂區分，也很難確定是否「旁觀者清」，只能求「問心無愧」。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林翠碧

新亞書院自從 1978 年開始舉辦「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每年邀請一位傑出學者探討中國歷史和文化。今年已經是第三十二屆文化講座，邀請了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中國文學的李惠儀教授。這一系列的講座有三場，分別為「物與我之間：『人化』與『物化』」，「雅與俗：明清文學與物質文化」與「宏旨與細節：從《左傳》與先秦兩漢幾個相關故事談起」。本人於新亞書院雙周會幸參加第一場的講座，聽李教授闡述「物」與「我」的關係。

李教授以「萬物」為開頭，莊子在《齊物論》中提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道」是萬物運行的原理，超越了時間和空間，就存在於萬物之中。所以，物我合一，消除「物」與「我」之間的對立，是莊子的最高理想。在莊周夢蝶的故事中，也體現了「物化」即為莊子追求的物我合一，使得人與自然融合成完整的一體，則達到「道」的境界。

李教授在講座中主要借用《金瓶梅》和《紅樓夢》來闡述「物化」與「人化」。李教授講述了《金瓶梅》中，用金錢來衡量人的價值。例如，用錢來標價人，說明了書中的人物以追求金錢為人生目標，他們的生活被物慾所支配。李教授認為慾望是使人們「物化」的階梯，人也變得像物品一樣可以標價買賣，但慾望也可以是人對抗「物化」拒絕「物化」的原因和動力，所以，「物化」是正面

與負面並存的。我認為「物化」的現象在現今社會的存在更加明顯，許多人終其一生追求金錢與物質，更用收入、家產來衡量人，把人貼上階級標籤。但也有人憑著對自由的渴望，過著低物慾的生活，他們對物質的要求，只求能維持基本生活，支持他們去追求更高的精神世界。莊子曰「物物而不物於物」，也警醒人們不要被物質所奴役。

在《紅樓夢》裡則更多地體現「人化」，《紅樓夢》的世界中，萬物皆有情。李教授分析了黛玉葬花之舉，風把樹上桃花吹下來，寶玉兜了花瓣，黛玉卻認為，撿於水裏不好，因為水流出園子，還是到髒的地方，不如拿土埋上。黛玉將無情之物看作有情。《紅樓夢》中的物我關係與金瓶梅不同，在這裡，「人」呈現了「物」的正面關係。李教授分析「透過物，你的主體性可以擴張。見到花，我世界包含花，見到廣大的東西，都可以包含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你便開闊了主體世界。甚至我可以超越物的變化。」

人與物的關係常常糾纏不清。李教授認為莊子並非要我們完全隔絕物質，他還是會為物抱有喜悅。我們不必矯枉過正，擯棄所有物質，這樣可能會有反效果出現。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在這個充滿物質的世界中，依舊可以處之泰然。

李惠儀教授在雙週會當中，以《金瓶梅》和《紅樓夢》為例，解釋了她對「物化」、「人化」之間轉變的觀點。雖然我未能透徹明白教授所講述的所有內容，但是以下嘗試將聽到的幾個概念和生活經歷連結，並作少少反思。

教授提到一個很有趣的狀態：我們可以主觀決定物的價值，把無情之物看為有情。於是寶玉有時候把物看成人，人也看成物，界限模糊。那種「人化」有時被稱為「萬物有情」，寶玉可謂達到此之極致境界，覺得不可以對心愛的物品發脾氣。對於「透過自己的想像改變世界」的態度，多數人給予肯定，但是作者卻在情節上聯繫到死亡的寓意，所以他對這種「人化」是存疑的。

在現今社會，我仍然會聽過類似的論述，譬如煮食必須心存感恩和快樂，成品才會好吃，大多是修禪學的朋友的看法。我能理解他們的想法，但是我也能想像在一些人眼中，這是荒謬之談。

不過按我觀察，這些人通常會對生活更有感恩之情，也會比較珍惜、尊重世界萬物，似乎也無不好，不過他們不應該要求別人都有同一副眼光——我們能想像和寶玉相處多困難，這或許是作者存疑的原因。

李教授又提到，有些「人化」源於人對物的恐懼，人憂慮追逐「物化」而喪失自我。她舉了幾個例子，解釋「玩物喪志」裡的「玩物」的定義。原來一些現代人以為無傷大雅、甚至是有益的事，例如讀書、背書、玩音樂、鬥鶴、鬥蟋蟀，就是「玩物」，古人為免沉淪，就將物件「人化」，把它們說成是惡。我想：以上是不是人想抑制自己慾望而生的觀點？投入、專注於一個活動不是很難得、值得稱頌的嗎？「喪志」的定義是什麼？《尚書》裡說「奇異」的東西並不是有用的東西，我就

想起前一陣子網上廣傳的影片，拍著一個參加超人變身比賽的少年，神情十足、準確無誤地重現變身細節，有人笑他無聊，長輩或會搖著頭說他沉溺遊戲，但是難道他的堅持毅力不是充分體現了「志」嗎？這何來「喪志」呢？其實是不是恐懼自己喪志的人，將標準套到別人身上，以「人化」的方式控制其他人也不會變成他心目中的「喪志」？

金錢會被認為是「萬惡之源」，想必也是源於類似的恐懼。記得一位朋友挑戰過另一位基督徒朋友為什麼花錢買衣服、熱衷於打扮，過上富裕的生活，不是應該幫助窮人嗎？其實那位基督徒花錢之餘也有適當的捐款，日常生活裡以愛心對人，其實有錢並不是錯，不一定要過上清貧的生活才叫有良心，最重要是看那個人如何待人接物，但那位朋友似乎把錢和物質妖魔化了，因為「利」確實容易令人迷失，我們難確保自己有財勢後會變成怎樣，這種對自己的慾望的恐懼不僅「人化」物，還會驅使人對他人有種不合理的規範。

人的「物化」其實也是慾望的體現，但那不是恐懼，而是過度追求，衍生出兩種「物化」：一種是自我「物化」。例如，西門慶因為過於追求性慾而終究變成了一個陽具之物，就像一個任人擺佈的性器官，再不是一個人；另一種一種是「物化」別人。資本主義下，老闆往往為了放大自己的利潤，而要求員工不停生產，提高了利潤，卻漠視了員工作為人的需要，富士康工廠就是最極端的例子。承上段，看來邪惡的不是物，而是人心裡面的慾望。

透過對文學作品的「人化」、「物化」的分析，才發現它們如何反映了人世間的豐富的價值觀、情感和對社會上的互相制約。感謝李教授的分享。



任國榮先生生命科學講座第二講

(2019年3月29日)

■ 劉君楹

細菌人人避之不及，卻原來並非完全的害群之馬。相反，細菌對維持身體的平衡和健康方面舉足輕重，尤其重要。

老實說，自初中後，生物、化學等相關知識早已陌生，特別對我這個文科人而言，有關科學知識的種種尤如天書，還記得從前課文學過的三、四成，已值慶賀。倒不是不感興趣，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好敬而遠之。這次出席了理察·羅伯茨爵士主講的生命科學講座之第二講「為何我鍾愛細菌」倒令我在不經意間突破了平日對細菌的有限認知，增進了知識，學到了不少。

尤其是是次主講的嘉賓是 1993 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獎者，實在叫人敬佩，也令人體察出是次機會的難得。人生有多少次如此的機會？故是次的講座中，真可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理察·羅伯茨爵士為我們細心的講解，原來人的身體裡有無數細菌，這些細菌不但對人體無害，更是有益。它們不會攻擊我們，相反，他們各司其職，在不同的器官中活動，幫助我們維持身體裡的生態平衡，令人保持健康的狀態。由此見得，細菌並非全然有害，真正傷害我們的細菌都是外來的，在我們身體自成體系的卻是大有好處的。有些道理從前從沒思考，一旦聽來，回顧生活細節，只覺得大有道理。

整個講座之中印象為之最深的，更有理察·羅伯茨爵士對生命事物的好奇心。他總說：「這很有趣。」他總說：「這很值得探究。」他總說：「這也是趣味所在。」仿似生命之中，無處無趣，無不可探究。大概，正是這種好奇心成就了他，也令他成了一個學術嚴謹又有趣的人。現代的生活壓抑而迅速，變成一個麻木的機械再容易不過，但生命不應該是將就，本就應由人發掘出其趣味所在。

我猜，一個人的成功關鍵，除了學問，更是心態。



計劃回顧及感言

新亞書院

個人感言

■ 梁子俊

如果有人問我新亞學人計劃是什麼，我會說這是一項獎學金、是一個文化交流活動、一個一年的新亞書通、也是一支莊。回看著這一年多不勝數的活動照片，真的有種說不出的感覺，真的經歷了很多，學到了很多。

從丁新豹教授的廈門金門考察之旅起行，我一步一步地走進歷史、走進中國文化。全年，丁教授帶了我們兩次考察：廈門金門泉州之旅回顧了金門炮戰的歷史，參觀了泉州宗教遺跡；黃大仙祠之行見到了道長，為我們講述了釋道三家如何集合，達到三教同源；香港墳場的考察側面反映了香港的殖民地歷史。若不是有這個計劃，這些地方我們可能永遠不會到訪，更不用說去了解這些地方背後的故事。

除了考察外，全年每月定期舉行講座及座談會，內容大多圍繞文史哲藝。文有何文匯教授的粵音平仄，史有對近代文人的探究，哲有吳啟超教授分享、藝有徐沛之博士書法訓練和李春源博士的古琴音樂展示。這些活動都加深了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興趣。其實，真正學到除了是知識外，更多的是一種啟發，一種態度的培養。研討會中，從這些講者身上，我看到了君子的人格，他們本身從事不同研究，但有著認真做學術的態度，對自己有要求。他們的故事也讓我明白到學者的承擔，對我來說，這或許就是學人的意義，學會做真正的人。

在一系列的實踐活動中，我很榮幸的是能擔任新亞春茗的司儀，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嘗試。在百來人的盛大晚宴上，我應該是全場年齡最小的一位，台下多坐著新亞的院方高層、教授、職員、校友，壓力其實很大。我拿著一疊厚厚的提示卡，心中默默念著自己的台詞，膽粗粗地就這樣上了台。這個晚宴兩多小時，裡面有演講、表演、問答、抽獎等不同環節，好在和搭檔配合默契，最後順利完成。這次經歷應該算是我整年新亞學人活動中最刺激的一次。

除了這些活動外，不得不提的是我們一種新一屆的青年學人。說新亞學人是一支莊其實並不為過，大學裡面除了上莊，其實很難有機會認識到一群人，更難在一年的時間裡互相陪伴、交流。雖不是朝見晚見，但慢慢我們了解了彼此，互相支持。這一支莊有大四的畢業生，也有像我一樣初入大學才剛上手的大二同學。我們這一屆有對歷史瞭如指掌的 Ben Sir，有口齒伶俐的 Regine，有熱愛划龍舟的 Agnes，有參與眾多青年發展活動的 Winnie，有中文基礎扎實的 Joanna，有環保及素食主義的 Tiffany，有說流利外語到處飛的 Heiman，有成為行政長官可能的 Carrie，有經常帶墨鏡的 Shadow。大家主修不同的系，在自己的領域各有發展，性格及思想上都大有不同，為討論注入不同的元素，產生許多有趣扎實的想法。大家共同經歷了很多有趣的事，帶來了很多歡樂。

說真的，這一年的新亞學人計劃比我料想的還要豐富。從對廈門金門的考察，到每月定期的文史哲藝讀書會，再到參觀香港墳場、黃大仙、慈山寺。這一路慶幸有導師林子超、學者和一眾第六屆的新亞學人一齊同行，去學習文化及歷史、探討為人與處事。我從中體會到，所謂文人，其最珍貴的是那堅守人格的精神，明白自身能力越大者，越承擔一份責任。無論是為了學術的正確性、辦學的理念、學術的鑽研、還是對社會的抱負，這都需要心無旁騖、意志堅定的持久修行，並非一時三刻。對此，我深受啟發，明白知識最終的作用不只是為己，而是為人。學人之路剛剛起步，日後會遇上更多磨練和實踐，定當竭盡所能，秉持新亞精神，推廣新亞，傳承中國文化。

轉眼間，一年的新亞學人之旅就這樣走到了最後。這絕對是一個新亞乃至大學裡都不可多得的寶貴機會，想想看我可能要等到畢業以後才能再次吃到雲起軒的鹵牛展、火腿炒蛋、炸豬扒、和水餃面了！呵呵，開個玩笑。這一路多得贊助人林導師對這個活動的大力支持，他身體力行的陪伴和教誨我沒齒難忘。我很希望我能在退休後像他一樣，繼續進修，繼續拓展不同的興趣，培養新的人才，回饋社會。另外還要謝謝新亞方面活動負責人 Koey 和 Steven，沒有他們悉心的安排，我們也不能體驗到這麼多精彩的活動。每一個終點將會是下一程的起點，新亞學人的路并未因活動完成而完結，放眼未來，雖不說我們能否成為偉大的人或改變整個世界，至少我想我們能做好自己，體會及實踐人生的意義，一起趁青春，結對向前行。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Program was a delightful accident. I had seen the mass mail around April last year and thought to myself, what harm would be sending in a short application be? As a New Asia College student, I thought to myself, it seems only right to have a decent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oming from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background, it was clear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y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paled in comparison. And so, after submitting the short one-page application, I was then invited to the interview. I remember receiving the call when I was revising, at first confused as to what interview I was invited to. Looking back, it's funny how far I've come.

I arrived at the New Asia Office, in my most formal grey dress and black cardigan, surrounded by fellow students dressed in white blouses and black suits. Feeling a little underdressed, I walked into the interview room, and I have to say the interview as truly memorable. My self-introduction to the panel was met with a straight forward question from Mr. Ronald Lam, who questioned my language skills (I had written on my application that I knew 5 languages and he appeared to know some French during our brief conversation). From the questions on Chinese culture, it appeared that my fellow interviewees knew much more than I did, talking about their experience with Chinese calligraphy, Chinese instruments and Chinese philosophy. And here I was mentioning my exploration into Qi Gong and its possible medical benefits. Thinking that I would not make the cut, I didn't put much thought to it. But in retrospect, what a blessing it was to have been appointed as a New Asia Young Scholar.

The thing I will treasure most from my year as a New Asia Young Scholar in training would most definitely be the people I've met and the friendships I've built. The journey I've taken with my 9 other fellow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was a remarkable one, with speakers, academics, experienced teachers offering us their time and expertise. My favorite sharing session was with Mr. Chui Pui Chee. His insight and reflections on his journey as an artist reminded me of my privilege and relit my thought into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f the arts in society. An expression reflecting our society, it is through art where we find inspiration, resonate, and come to conclusions. It is a catalyst for interesting discussions about our society, our feelings and our lives. I have always enjoyed the arts, having loved dramatic arts and theatre from a young age. Having been in musicals and plays, I came to the pragmatic conclusion at 16 that it would not give me a life of stability, and so I left it behind me and delved into science for my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 always tell myself to live with no regrets, that it was the best decision I could make with the information I had. As the years went on, I went from a few theatres visits a year in higher secondary school to a few in my university life. But I can't help wondering now, what reflections of society would I have created if I had continued with my 'art'?

Our monthly reading sessions with Roland offered us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time to bind over and topics to discuss. We discussed the meaning of the New Asia Spirit, watched speeches from university graduation ceremonies (such as those by Bill Gates and Steven Chu) and peered into the literature works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more modern writers such as 楊小凱 .

But it is the weirdly academic discussions I've had with my fellow scholars which are the most memorable. I remember it was a cold day when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of New Asia College made feel colder than it really was. With our winter jackets and gear, New Asia Young Scholars were invited to assist an event held at the New Asia Concourse. It was an event geared towards the elderly population, particularly those living in elderly homes, inviting them to a meal together with gifts to take home. It brought me great pleasure to be thanked by our seniors, it is when giving back and doing service where one can feel their value. During our downtime, we had an entertaining discussion on fertility and the beginning of life - I remember it being a while since I had such an enlightening academic conversation, it has been a while since as it was last in secondary school. It was such a great feeling to share my relative academic expertise and discuss ideas with someone with a different major and viewpoint on the same issue. Revolving fertility and beginning of life, we discussed governance, policy, law, bioethics, medical practices and common knowledge, I guess it is somewhat arbitrary when and where we have our intellectual moments and the New Asia Young Scholar scheme provided me with them at the most expected moments of the school year.

Ultimately, I guess the morale of my story and involvement as a New Asia Young Scholar was that opportunities in life are often unexpected, it is up to you to grasp them when they shot past. In this age of over-information, it is hard to sort out which opportunities are worthy our precious time, but I can say with certainty that the New Asia Young Scholar Scheme is something not to be missed!



風起

■ 劉君楹

猶記得起初申請新亞青年學人時，我在申請表上參加計程劃原因的一欄寫的話。其實當時沒有想太多的，一切只源於鼓噪的心。慣於平和的它突然嚴厲起來：你夠努力了嗎？

它是對的，我覺得並沒有。誠然，我應該更努力一點。

我也如實地說了，「大學的三年就像是一種沉澱，心終究不可避免地鼓動，如同綠芽破土般急切地想要歷練，想要肩負，想要努力。」我想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想要看到更燦爛的風景。願意的成真從來沒有必然。但幸運的是，我如願了。我看到一片廣袤右垠的天空，我想了很多我從未想到的事。我認識到很多人，很多很好總是對我們很照顧、甚至優待我們的人。千言萬語，我只想感謝。

感激你們，予我乘風。

展翅

新亞學人計劃活動之多，內容之豐富毫無疑問。計劃給予了我們不同的嘗試，深化了我們對中國文化各個領域上的了解。暑假我們和校董、教授一起去歷史文化考察，九月進行相關匯報，十月我們參加長達兩星期的表達及技巧演講工作坊，十一月參觀黃大仙祠，一月欣賞中國書法，三月學習平仄對聯，四月出席哲學主題的午餐會等等。另外，計劃還涵蓋每月一次的讀書會和一些非必須出席的活動。每次的旅程，都是一次高飛的嘗試。而更可貴、令人倍感溫暖的是背後書院上下對我們的支持和幫助。贊助人林子超先生每個月親自和我們讀書、討論；教授們特意前來教導、

指點；書院職員為我們掙取的機會，沒有了他們的任何一位，都沒有盡情翱翔的我們。

最具挑戰性也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於我而言，莫過於擔任大型活動的司儀。感謝書院給予的機會，不知不覺間，我已擔任過學術講座、校友會重聚晚宴等等的司儀。由於有時面對的是五百多名聽眾，具挑戰性是必然的。但之所以印象深刻，卻是在台下、背後我感受到的溫暖。

在平日的活動中，我並不是一個勇於表達的人，是以我和其他校董、教授的交流有限，實在不多。但每每我主持活動過後，黃浩潮校董、洪振邦先生等等若是在場，都會向我微笑點頭，向我走來鼓勵我，說我做得很好。也許我不是真的做得那麼好，也許我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但我感受到那一份美麗的善意。我並非渴望稱讚，並非非要像個孩子般要得到別人的認同，但他們的好意還是令人莫名感激。

我由衷地感謝，這個計劃我認識的你們，特別的溫暖。

記得有一次，講座完結後我在講廳暗自坐在一旁，等待專車前往書院，參與隨後的晚宴。當時校董、學者有很多，大多未有離場，各自交流與嘉賓交流，我作為司儀又沒有特別認識的人，附近就顯得特別冷清。黃校董卻特意向我走來，更將我介紹給他身邊的人，說這是我們的新亞學人，她很了不起。我沒有說出來，但其實心裡一直感動：謝謝。

花開

事實上，這個計劃之中太多善意，太多對我們都很好的人，受篇幅所限，不能細細一一提及。給予我們機會的人、耐心教導我們的人、為我們安排的人、欣賞我們的人、在宴會中照顧我們怕我們尷尬、不夠飽的人 這是一段難忘的故事，我會永遠謹記這份溫柔。

特別感謝林子超先生、林靄兒校董，因為你們我們才得到如此珍貴的學習機會，見識了這麼多。林先生為了我們總是抽出時間，不遺餘力地教導我們。又喜歡帶我們四處見識，讓我們擴闊視野，給我們送書、一些小禮物，謝謝你！願我們可以成為一個出色的人，不要辜負你的期望。林靄兒校董，謝謝你總是帶我們四處玩，又是邀請我們到春茗，又是讓我們去你們的家燒烤。看到你當天忙著準備、主持，真是辛苦你了！謝謝你們對我們的好。

願我們的夢都開花，溫柔如往昔，燦爛如今朝，學問在心，待人以真。



中學時曾斷言自己肯定不會喜歡中國畫，後來卻因為藝術系的基礎課程而接觸到國畫，才發現國畫原來是那麼細膩——紙的選用、水的控制、下筆如何用力都是一門學問，看似單調的黑白色其實也有分五種深淺，而且它不只是講求直觀感受，而是要可觀、可玩、可居、可遊。那就像為我開啟了一扇窗，我開始想：中國文化的底蘊可能也像中國畫那樣豐厚，不過是以往那沉悶的中文課本未告訴我這些，或許我應該再去接觸、了解一下，這就是我參加新亞青年學人的主要原因。

一年後回首，發現真的打破了一些對中國文化的誤解。例如我以前因為自身宗教原因而甚少參觀廟宇，會覺得那只是迷信，也沒什麼好看，但是這一年的計劃裡面，我們參觀過不少廟宇，擴闊了我的想像——我們去過在歷史考察團，認識到泉州的多元宗教，看見廟宇裡和街上都有像西方天使般長翅膀的飛仙，又參觀了伊斯蘭教的墓碑，看他們墳墓的設計，也從廟宇的建築設計學會辨別閩南建築的特色；後來去黃大仙廟，發現三個儒、釋、道的神像置於同一個廟宇裡面，又了解到廟宇之間的擺位如何配合金、木、水、火、土的元素；我們也去過慈山寺，看到按照現代人品味而建的佛像，以及古時不同地區的佛像有什麼差異。平日我甚少去到這些地方，更不會和廟宇的人交流，以前覺得沒什麼好看，到現在發現，原來廟宇處處都是藝術——可以欣賞柱子上的配色、圖案、雕刻，可以了解牌坊上的書法、內容、創作者，每件廟裡面放的是什麼像也可以研究，廟宇的建築設計、廟宇之間的排列也是大學問。此外，每一座廟宇背後的文化歷史都是獨一無二，那些動聽的故事可以反映當地歷史、文化。

所以參觀廟宇可以學習到的很多很多，擴闊了我之前狹窄的思維。

而不同背景的學人之間的交流更是錦上添花，促進知識上的增長。例如有些學人喜歡詩句，隨時都能背上一兩首，他們就可能讀懂牌坊上的字句，可以講述背後的故事；或是喜歡建築的學人曾經興致勃勃地，介紹起不同地區的建築，連屋頂上的裝飾有什麼不同也可以娓娓道來。有時候我們也不止聊到中國文化，也會聊聊政治、社會、科學，有這麼一個地方聚集各種背景的同學著實不錯。

除了知識上的增長，學人計劃也讓我們接觸了不少用心、謙卑的前輩，他們各自分享了自己醉心研究的領域。例如在廈門金門歷史考察團，丁新豹博士全程為我們導賞，吃飯時也不忘和我們交流；吳明林先生花了兩課時間教授演講心態、技巧，以及和我們練習，還逐個指導學人；何文匯教授分享他對於語言的心得，用簡單易明的「卜卜齋」方法教我們辨別粵語九音，還出題確保我們每個都透徹明白；吳啟超教授以一頓飯的時間講到自己的人生觀，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提醒我們年輕人帶著理想之餘，應該要學習孔子「沖淡」的姿態；一身文人氣息的李春源先生由古琴音樂講到中醫養生，帶著融會貫通的知識，樂於回答我們任何提問……這裡或許不能盡錄所有的活動分享，但感謝他們每一位的用心，也欣賞他們對於某一個領域的熱情，我們都樂於聽他們滔滔不絕地分享，有時候聊完興趣，還有機會了解到他們的人生觀，都有助我們思考自己的追求。

除了以上種種，我們也感謝贊助人 Roland 疼愛學人，多次舉辦聚會和讀書

會，並從不吝惜分享他的興趣、深刻的文章，以及一些深感認同、希望我們學會的哲理。這一年來，我們反思新亞精神，了解「誠則明，明則誠」的深意，也有講過「恭、寬、信、敏、惠」，也一同討論過做通才還是專才，Roland 還提醒過我們看人時記住「善欲人見，並非真善」等等。他從一開始就強調對我們的幾項寄望：一、在中國文化裡找至少一項興趣發展下去；二、謙虛（他推介我們看《易經》的謙卦，從中學習）；三、明辨是非，實事求是，不要盡信任何人的任何說話，必須講求根據。我不敢說我們已經完全達到了這些寄望，但是這個計劃是一個起點，擴闊我們的眼界之後，讓我們在以後的日子繼續探究中國文化，也謹記着這些哲理生活。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新亞青年學人計劃改變了我很多。譬如說，Koey 和 Tiffany 是素食者，她們在這個計劃的出現也鼓勵我開始在生活中做出小改變，過一個環保的生活。例如自備水壺，自備餐具餐盒，多吃素食餐等等。Handsome 對中樂的熱誠也使我加入了新亞國樂團，增加一個新的身份為書院貢獻。Ben 對歷史的透徹瞭解和身體力行的考察，令我反思自己的不足，開始多留意歷史與現今社會的關聯。

我印象深刻的是交職典禮，因為我邀請了我的家長來一同見證。我很感謝書院願意邀請家長出席，還有書院的主任們向我的父母耐心介紹了大學和書院的情況，令他們也能夠感受大學廣而深的學習風氣，瞭解到書院對學生在各方面（學術／資源等）的支持。

至於考察團，則讓我更加瞭解金門的歷史地位，也從臺灣的角度比較自己從中國的角度所到的歷史描述，從多角度思考近代歷史。親自從廈門坐船到金門，才令我深刻感受到當年的戰火是如此近在咫尺、兩岸同胞雖近卻有家歸不得的無奈。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館展示了泉州港昔日繁華的港口貿易景象，與今天的國際都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惠和石文化園讓我看到，精湛的石雕技藝和傳承。我很開心能夠從一個學術角度再訪廈門和泉州，增加對兩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之了解。

非常感恩能夠參加在 Roland 家舉行的聖誕節派對，Roland 和 Michell 的熱情招待，使我們有豐富的聖誕大餐和愉

快的相聚時光。我們交換禮物，認識往屆的學人，樂也融融。參觀 Roland 的收藏品和家裏各個角落，例如書房的中外典籍，古琴／書法作品，還有旅遊的紀念品，令我們眼界大開。家的裝修反映一個人的生活哲學。從家中設置看得出 Roland 真的對中國文化有濃厚興趣和造詣。他更大方地贈書給我們每一位學人，我們當天真的可謂滿載而歸。

在早前的五月，各屆學人一起參觀慈山寺。我很高興可以重遇往屆的學人，向學長學習，也能跟新一屆的學人互相認識，發現他們都對中國文化的不同部分（藝術，語文，畫作，宗教哲學）有興趣和瞭解。跟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去參觀如慈山寺這樣的文化設施真的感覺很奇妙，因為大家可以一邊參觀，一邊討論交流彼此的看法，發現即使大家看得是同一件物品，但是卻因為彼此的見解分析角度不一樣，使同一件物品帶給我們多於一種解讀，引發不一樣的思考。

我們第六屆學人比較特別，因為我們經歷了計劃負責職員的改變。當初知道 Koey 從第一屆學人計劃開始就負責到現在，為這份經驗和堅持感到驚嘆，也不敢辜負一直傳承下來的學人風氣。後來 Koey 轉往另一機構展開新工作，我們雖感到不捨，但也祝願她在新的工作中繼續發揮所長有所得著。後來認識 Steven，沒想到表面風趣隨和的他，工作的時候如此認真，並且在交接時期就認真做好準備。職員在背後我們打點活動細節，聯絡相關人士，真的是功不可沒。他們敬業樂業的精神，使我敬佩。

只有認真看待工作的人，才會做出令人滿意的成績，對得起所有人的期望和努力。我很感恩能夠成 第六屆新亞青年學人計劃十名學生之一，在校內外有不同機會接受訓練和為書院服務，受益匪淺。衷心感謝書院和 Roland 夫婦的支持，兩位負責職員的心血，還有每一位讀書會嘉賓的分享賜教，使我們這個計劃順利舉行。希望之後我可以在不同角色和崗位，繼續回饋書院，繼續跟不同屆的學人一起參與學人計劃和書院的活動，因為我感到每一位都帶給我很多關於大學生活和做人態度的 發。



■ 連尉君

有幸參與了新亞學人計劃，透過一系列讀書會，增進多方面的知識，並對傳統知識份子的情操多一份瞭解。每一次參與討論，大家皆對各個歷史人物如何在當代社會大氣候下，彰顯傳統文化之德性作出反思。由此深切地理解學規所言：莘莘學子應當透過廣大的知識以完成自身的人格——切忌成為「奴才」。而套用中大的校訓——「博文約禮」，可見知識與德性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需花上一生的時間才足以活出新亞精神。

另一方面，感激學人計劃給予我們各個機會發掘潛能，盡顯所長。計劃提供多個範疇的訓練，其中一個是由新亞師兄吳明林先生擔任導師，教授我們公開演說的技巧。對自小非常有興趣擔任司儀工作的我，大有裨益，而書院其後更提供多個機會讓我於不同活動之中擔任司儀，如主持香港青年科學院成立典禮、春茗晚宴、新亞七十藝術展、一九八九年畢業校友三十周年重聚、二零零九年畢業校友十周年重聚等等。感恩書院、計劃贊助人、多位嘉賓導師對我們悉力栽培，期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也有能力回饋書院。

■ 梅曉澄

對於能夠參與新亞學人計劃，我自己都是感到很驚訝的。而我還是很感謝各位及林子超先生的支持及協力，令我大學生涯中的最後一年仍如此精彩。在學人計劃中最難忘最有趣莫過於認識了現屆及歷屆的眾位學人，這令我又多了解認識了不同面貌的新亞人。一直以來我都積極參與新亞書院的各種活動，希望可以向不同的人推廣新亞書院，不止其精神，同時亦希望大家會喜愛新亞這

個地方。到了大三我在想：我還有什麼可以幫助新亞呢？看到這個計劃我便報名試試看，而很感恩在此計劃中有幸幫忙籌辦新亞 70 周年校史展，感覺我可以用另一種形式，面向另一種人群，推廣新亞書院。很感謝大家給予我如此機會，亦很慶幸自己能夠加入新亞學人，新亞書院這個大家庭。

■ 曾樂楨

在過去一年，有幸在新亞學人計劃中，結識一群志同道合、有講有笑，且守望相助的朋友們；無論是分擔書院服務，抑或一同籌備即將舉行的七十週年校慶歷史展覽，我都很享受與你們的時光。亦有幸在這一年的不同考察活動、文史哲藝工作坊，乃至書院學術講座等場合，問學於在中國文化不同範疇，均有一套完整學問的學人，從他們身上，我吸取到不少真知灼見，並感受到他們對追尋學問與真理，以及傳道授業解惑的熱情。而更重要的是，我在計劃中意識到自己學問之不足，一方面督促自己亡羊補牢，成為一個精通文史哲藝，進而心無罣礙的通才，另一方面，我亦時刻提醒自己虛心學習、謙卑待人的重要性。

無論是擔任書院活動的司儀，參與書院週會後宴會等活動，抑或與諸位一同籌備七十週年校慶歷史展覽，均意識到新亞學人除個人的得著外，更重要的是對對外界推廣新亞書院、傳承新亞精神的承擔。特別是在籌備歷史展覽的過程中，讀到不少與新亞歷史發展有關的原始資料，特別是早期先賢與老校友如何理解新亞精神，更使我意識到自己在將來，秉持新亞精神，並傳承其背後的中國文化精神與人文理想。

自大一開始我便留意著新亞學人計劃，當時想著多積累些課外活動的經歷再參與新亞學人計劃。終於在大三的時候有幸入選，它不僅豐富了我的大學生活，也為此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在感恩的同時，還夾雜著些後悔，後悔自己怎麼不早些參加，這樣就可以在計劃結束後，繼續參加學人的其他活動。

每月一次的讀書及分享會讓我獲益良多，重拾讀書的習慣。因為在科技如此發達的時代，相比起書本，我更依賴電腦，手機這些極為方便的「消遣物」，忘卻了讀書的樂趣。本計劃也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中國文化，如：古琴，對聯，宗教等，而自己只會研究或著迷在某一兩樣興趣較大的範疇。故讓我嘗試走出自己的舒適圈，不再侷限在單一的範疇，以上都是新亞學人改變我的地方。另外，除了獎學金方面，本計劃給予了很多寶貴的機會讓我們參與書院的活動，作為新亞的一份子，能對書院有所貢獻和加深認識，同時也藉此訓練自己成為一個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人。

感恩在大學生涯的最後一年可以參加新亞學人計劃。作為一名理科生，除了大學通識課程之外，還可以有這個平台讓我可以與導師及其他學人探討文化、社會議題，我覺得十分難能可貴。新亞學人計劃讓我認識了一班朋友，我們一起在讀書會上研讀、探討文史哲，在工作坊一起學習新技能、吸收新知識，除此之外，我們也一起參加戶外導賞團，認識香港、了解我們居住的家園背後蘊藏的珍貴文化。計劃讓我更了解新亞，認識新亞的從前和現在。很高興自己能成為一個新亞人，希望新亞精神可以一直傳承，我也會盡我所能推廣新亞。感謝林子超先生、講師及書院職員對新亞學人計劃的支持。



我們的收穫

■ 連尉君、梅曉澄、林翠碧
梁子俊、曾樂檳、鄭海影

一、加深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新亞學人計劃讓我們有機會接觸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種類豐富的活動包括了文學、歷史、書法、政治等，讓我們可以從中發掘自己所感興趣的文化分支。林子超先生為大家定時主持讀書會，曾與大家一起研讀過王小波先生的作品，探討文革時期的中國社會以及作品當中對自由的嚮往。另外也讀過新亞書院初期，學生如何在艱難的條件下求學。讀書會亦研習過不少古代與現代文學之作品，透過不斷的討論及思辨，加深對中國文學的認識。在中國藝術方面，由著名書法家徐沛之先生帶領我們品味書法，以欣賞不同風格及類型之作品，同時了解書法作品於現今社會的發展狀況和藝術形式的轉變。除此更有古琴欣賞，讓我們了解古琴的基本構造及琴弦的各個種類，更有機會現場觀賞古琴演奏，實屬難得！

二、延續新亞情

猶記得參與的首個學人活動是內地考察團，這是第一次與同屆學員參與活動。然而，考察團不止同屆學員，亦有歷屆的新亞學人。每當舉辦不同的導賞團與集體活動，歷屆學人均會支持，例如丁新豹博士主持的墳場導賞，及在林子超先生家中舉辦的聖誕燒烤活動籌，總能凝聚歷屆學人，而與他們互動，聽著他們的分享，都令我更了解歷屆學人對此項計劃的感想和支持。看到歷屆的各位的支持，我完全感受到新亞學人的承傳及他們與計劃相關的人的牽絆。那種「新亞情」的延續如何教我不喜愛在這個計劃中講見的各位。而我亦相信

我們這一屆的學人都會一直支持往後的新亞學人計劃的活動，讓新亞學人的家庭，新亞學人的情誼，得以延續。

三、各展所長

在今年的學人計劃中，我們學人與書院的教職員共同籌辦新亞書院 70 周年的校史展。當中各位學員都各司其職，有的負責編輯當中的內容與文字介紹，有的負責資料搜集，有的為展覽的方式出謀獻策，有的更協助內容的翻譯，大家都歇盡所能，盡展所長以令整個校史展的籌辦能順利進行並且配合各方的意見，以令 9 月的校史展能更完善，將新亞書院 70 年的歷史盡展參觀者的眼前。

目前校史展依然在籌備階段當中，但我們依舊相信並希望能夠好好的向各位來賓學生校友展現一個完整的新亞書院的歷史，我們所知所歌頌的新亞精神，如何由錢唐兩位先賢承傳 70 年到我們的這一代新亞人。

四、增長知識與培養求學態度

遙想一開始的簡介會，林子超先生形容學人計劃是中國文化的「大觀園」，希望我們通過考察、工作坊等不同活動，在中國文化中找出一兩種最感興趣的範圍，並將之發展為一己志趣。在這一年，我們在這個「大觀園」接觸並了解中國歷史研究、古琴養生、毛筆書法、對聯平仄、《論語》哲學等種種面向。加上公開演講的訓練與司儀等書院服務，我們在學人計劃的薰陶下，在知識和技巧上，誠獲益良多。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深明要在某個範疇成為「專才」，必先

先讓自己成為一個虛懷若谷、博通各種學問、不受時空罣礙的「通才」。雖然這些文史哲藝工作坊只是短短兩、三小時，不免走馬看花，但合而觀之，則知中國文化學術之博大精深。大開眼界之後，自是繼續鑽研「大觀園」內的各種學問，成為真正的「通才」。

五、學會多角度思考

新亞學人包含不同屆、不同學系的同學，平時本學科的課程很少可以與其他學系的同學展開深入討論。新亞青年學人的成員因為對中華文化的共同興趣相聚在一起，也在討論中提出了不同角度的理解，讓我們可以突破自己的平時思維限制，從不同學系、不同背景的學人身上得到新的思維，學會不同的方向分析事物，更加批判性地思考問題。每次讀書會都可以聽到同學的獨特見解，即使同一篇文章也可以有完全不同角度和看法。



我們的提議

一、保留定期讀書會，並就其他活動推薦讀物

今屆學人計劃與過去一、兩屆的最大不同，乃除書院安排的工作坊等活動外，林子超先生仿效第一屆學人計劃期間的信廣來院長，每個月主持讀書會，希望促進我們之間的認識及交流。舉凡新亞精神背後的人情、考證西南聯大校歌的求真態度、近代中國學人的風骨等，我們都有著相當坦承的討論，並從中提醒著自己作為青年學人，所應抱持的情操與關懷。因此，我們認為讀書會應在未來的學人計劃予以保留，我們亦建議每屆的讀書會應設立一個全年主題，或兩個學期主題，在主題下安排同學閱讀相近主題／範疇（例如藝術史、文人風骨）的原始資料或／及研究論文，使同學在讀書會的討論與得著，更為深入。

與此同時，若干本年度的活動亦要求我們先行閱讀指定讀物（例如嚴耕望先生《治史經驗談》）。當然我們是否必須在工作坊前預習，乃取決於講者的意願，但為使學人廣納知識，我們建議在每次工作坊（甚至學人計劃開始時）前，提供一個書單，羅列每次工作坊的指定讀物（如有）及建議讀物，俾能讓希望在相關範疇發展志趣的同學，有所依歸。同時，每年學人計劃亦會有多次考察活動，我們亦建議按照考察的焦點，安排若干與參觀城市或景點相關的學術讀物，或安排同學進行簡易資料搜集，俾能讓同學在考察活動中，得到更大收穫。

二、打破新亞學人的屆別限制

新亞學人旨在傳承與加深認識中國文化。我認為同屆之間的交流固然重要，不同屆別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傳承」也不能忽略。由於讀書會及各種中國文化的活動對象是應屆新亞學人，所以交流團與課餘的參觀活動是跨屆學人認識的主要源頭。考慮到每年學人的增長及體諒到部分學人已畢業或學業繁重，未能出席以上活動，建議每年舉辦一至兩次的所有屆別的聚會。除了能讓已畢業的學人知道即使畢業後，他們也永遠是學人的一份子，而不單單只是為拿獎學金而參與各種活動。其次，在讀學人可能因參與本計劃的時間不同，而出現比上屆學人早畢業或一起畢業的情況，所以舉辦跨屆聚會有助他們了解之前屆別學人的參與該計劃情況。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查詢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院務主任 陸敏聰小姐

電話：3943-1963

傳真：2603-5418

電郵：jeanluk@cuhk.edu.hk

網站：www.na.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New Asia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